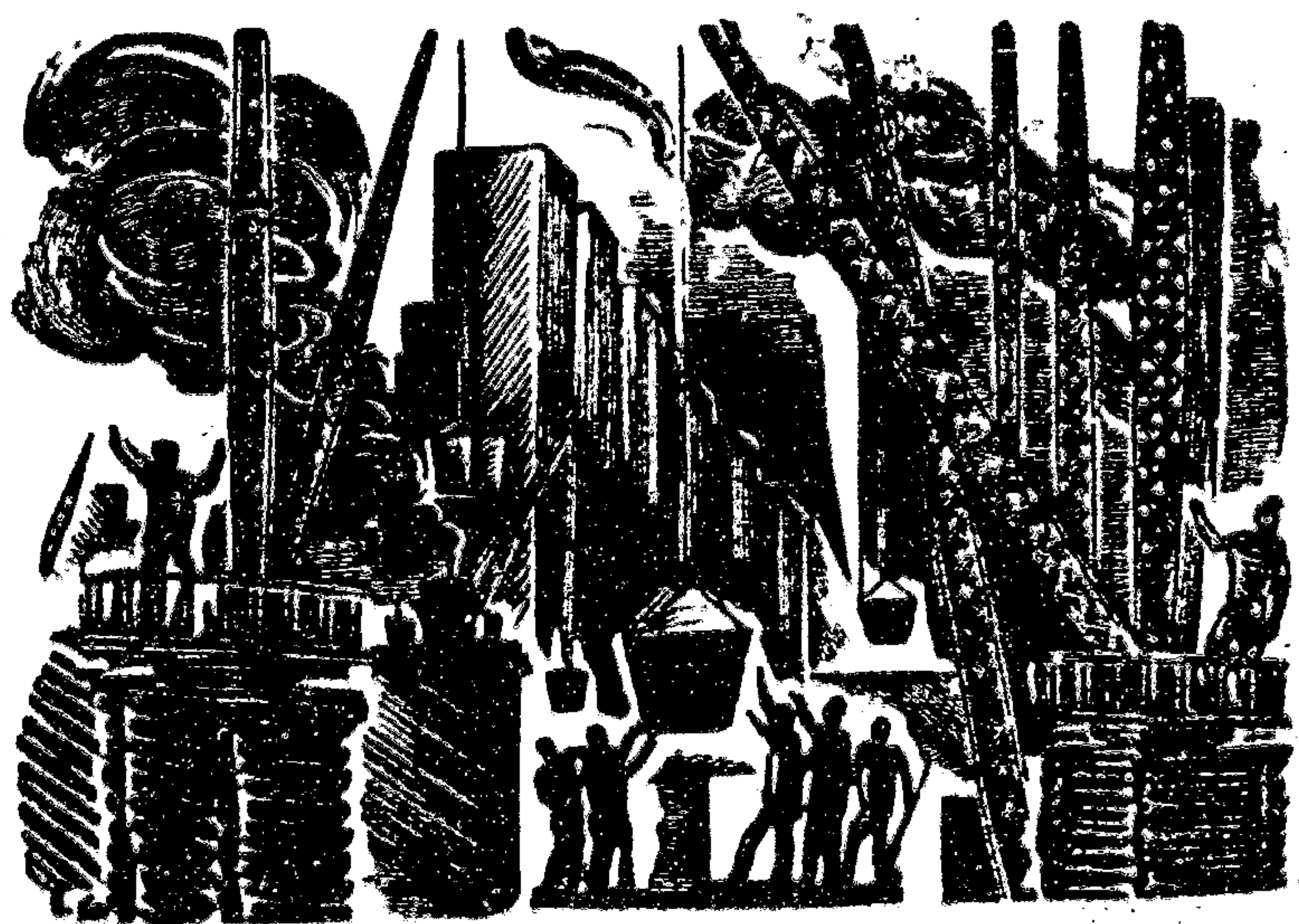


書叢學自年青

# 濟經國中究研樣怎

星  
繼

蕭瑞俊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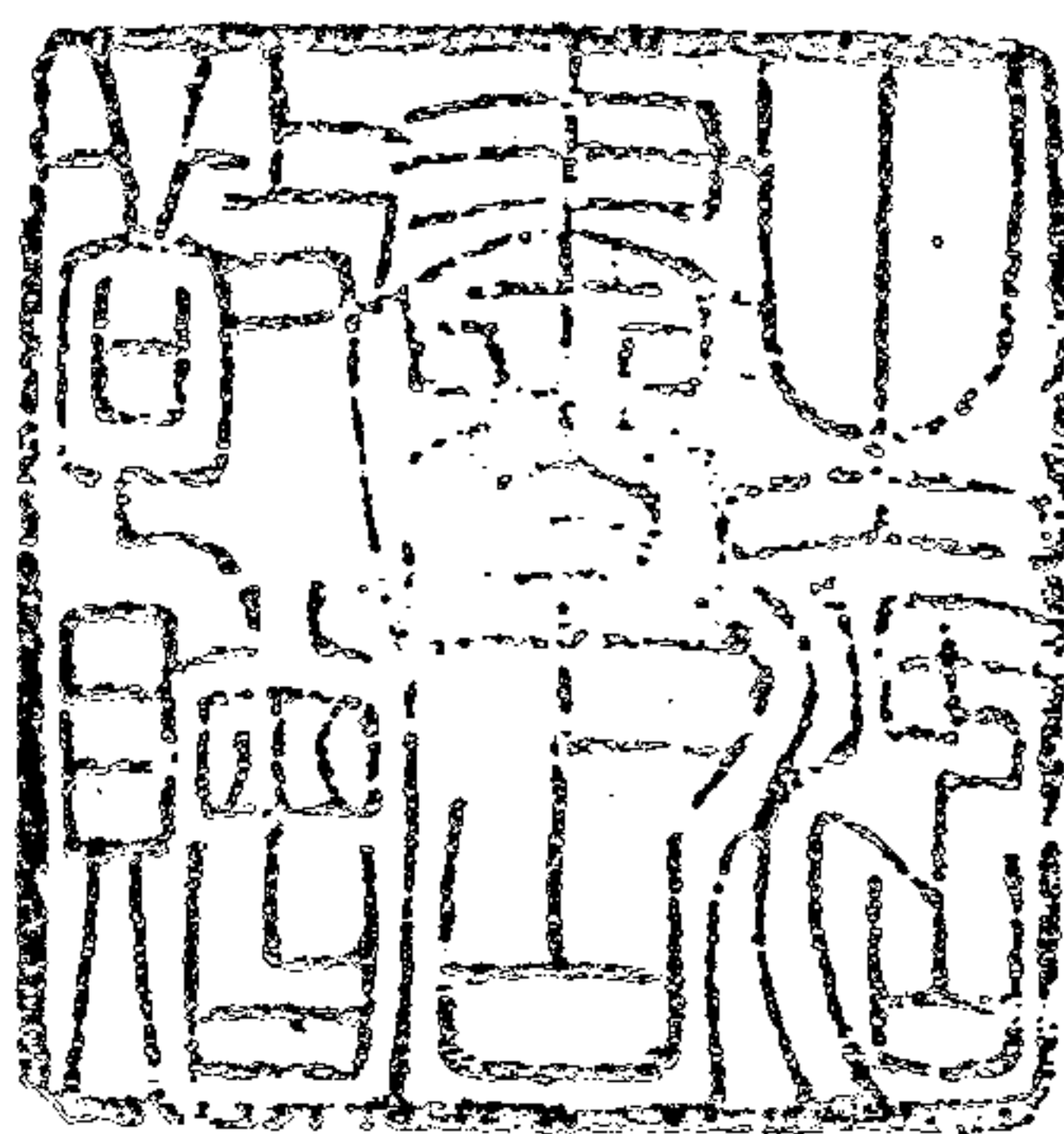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書叢學自年青

濟經國中究研樣怎

著瑞俊錢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月九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 序

我很早就想做一個試驗，用故事的體裁敘述一些比較科學的東西。我這次就這樣嘗試了。

可是，不巧得很，正是所謂「插秧擠得忙當兒」，這本小冊剛才動筆，我就決定了到國外去看看的計劃。於是各事忙壞了我，同時也就忙壞了這本小冊子。這幾天所能做到的，就只能是在拼拼湊湊，把這本小冊編纂完結。

照原定的計劃，第五章應當是都市風光，寫一個青年怎樣去考察都市的經濟生活；而中國經濟性質座談和今天的課題各章也都詳細得多。

無奈事與願違，都市風光一章是割愛了，其餘各章也都省略了不少。這對我們的青年朋友，簡直是一種罪過，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有補過的機會。

八·二七·三六·



552.2031  
935

2

# 目 錄

第一章	第一步讀「子夜」	一
第二章	第二步讀「中國經濟現勢講話」	三
第三章	三把鑰匙	四
第四章	農村調查	五
第五章	怎樣搜集材料	六
第六章	中國經濟性質座談	九五
第七章	今天的課題——國防經濟	一三五

## 第一章 第一步讀「子夜」

這是個秋天的夜。秋蟲在窗外唧唧的叫，朱永明一個兒在自修室裏讀茅盾的子夜。

永明的模樣是怪嚴肅的，這顯然跟別的同學讀子夜之類小說的時候不同，他不是在欣賞小說，而像要從書裏面解決什麼嚴重的問題。他正經到像在做算學。

朱永明剛才從家裏來到學校裏不久，他在家裏可算整整納悶了半個暑假。七月梢，學校是放暑假了，永明懷着無限的希望和熱情，回到鄉間，準備遵照全體同學的決議，進行農村救亡宣傳的工作。他坐了輪船到家的



時候，火熱的太陽剛正下了地平線，夏晚可貴的涼風把人們一切的煩惱都吹散了。就在那時候，永明到了他的家鄉，他沿着大田岸，走向他自己的村莊，男的女的，大的小的，大都赤着膊，搖着蒲扇在乘涼，一堆一堆的。這些人們，永明都熟悉，然而在那時，他們已經不是永明的什麼堂叔，堂伯，伯母，侄子，堂兄堂弟了；他們在永明的眼睛裏，簡直個個是義勇軍的游擊隊員，他們是在過着打了勝仗過後的休息生活，他們手裏的扇子，一柄柄都變成抵禦敵人武器的盾牌。

永明這顆熱烈的青年的心，是在快活地跳躍着。他一走到家鄉，覺得學生會所分派他的工作已經完成了十之八九。農民要參加救亡運動，這還成什麼問題嗎？他心裏勝利地想。

第二天早上，他就開始工作。他走到隔壁尊叔家裏去閒談，他告訴他



們日本人如何強搶我東三省，如何叫我們同胞做亡國奴，如何要強搶我們全中國，這一大套。尊叔和嬪子他們靜聽着，他們感覺到稀奇，像聽山海經那樣地聽着。「所以」，永明接着說：「我們全中國的同胞應該團結起來，齊心協力打××。做官的，當兵的，做生意的，做工的和我們種田的，都要起來抗×！我們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永明說到這裏，他揚起拳頭興奮得幾乎像已經親身在率領農民向民族敵人作戰。

「不過，阿明，」尊叔打斷他的話頭，「這年頭兒，我們一班子都完了，東洋人打來是這樣，東洋人不打來也是這樣。種田人有飯吃就算好，沒飯吃就算倒運。誰給我們飯吃的就是我們的朋友，誰教我們沒飯吃的就是我們的仇人。種田人不管東洋人不東洋人，我們只管要吃飯，……」

尊叔這段話，簡直把永明澆上一背冷水，這把永明急得什麼似的，喊

道：『喂，尊叔，你不知道東洋人的毒辣嗎？他們……』。他話還沒有說完，早給尊叔搶了說去。『阿明，你們在學堂裏看到東洋人，我們鄉下人只看到東村朱老虎（是當地的大地主，兼放高利債）。』

永明的眼睛向尊叔直瞪着沒有話說；尊叔家的嬸子却在怪尊叔多話，『明哥兒好好地把新聞事體講給我們聽，你却這麼多嘴！』

永明臉上却紅裏汎白，白裏汎紅，他覺得慚愧。他在學校裏不是演講台上的好角色嗎？他一上台總是掌聲滿堂的。然而現在呢？他竟說服不了一個『無知無識』的種田人。他開始懷疑起來了：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農民到底受了什麼害處？農民到底願意不願意抗日的？農民眼前最大的問題到底是什麼？過去他們在學校裏做的工作到底有什麼意義？

『你的話也有一部份對的，』永明靜了好久才這麼說，『不過日本人』



對我們的「侵略」，對於農民也是有「影響」的……。「尊叔一邊抽着旱煙，一邊點頭。這分明是一種好意的『敷衍』，這在永明是了解的。

夏天的驕陽已經升到半天，火般的天氣叫人困悶得什麼似的，永明有些煩惱了，這時到處叫得震天價響的螞蟬，幾乎比日本帝國主義還要討厭。永明懶洋洋地回到家裏，提起筆來要向學校做工作報告。他更慚愧了，那不是個笑話，在一個『無知無識』的農夫面前碰了釘子？但他只得這樣寫：『今天早上到農民某家談話，結果不甚好，因為……』。永明越寫越覺到打敗仗後的苦悶。

你也許會想永明在第二，第三，第四……天的工作成績或許會好得多吧。那我將告訴你，並沒有！學校裏收到他的報告，只見到些什麼問題，什麼困難。老實說吧，學校裏從別的同学那邊接到的報告，也都是那樣。



夏天的天氣一天一天的酷熱起來，藏在永明心裏的苦悶也一天一天厲害起來。他有時頓足罵那些農民是蠢豕，眼光不到一寸遠，只顧自己，不顧國家民族。但有時却憐念他們的窮困，饑餓，在火燒般的太陽底下，爬在田裏當牛馬。他顯然陷入不可拔的矛盾中了。他心裏想，怎麼我在學校裏讀了這麼久的書，還不能解決這些日常的問題？教授們教了他們一大套的政治經濟社會學的理论，怎麼對於這些最平常的問題碰都沒有碰到？永明在惱怒那些農民之後，就開始懷疑他在學校裏所受的教育來了。

「唔，我想到了，」永明頓悟般地自語着，「陳教授雖然不教我的課，同學們不是說他最清楚嗎？我爲什麼不把這些實際的問題去問問他呢？」於是他馬上動筆寫信給陳教授，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必須立刻研究些什麼，方始可以解釋這些平常的然而難解決的問題？」

不到兩天，陳教授的覆信跟着一陣初秋的細雨同時來到永明的村裏，覆信寫得很簡單，陳教授教永明要研究一下中國經濟問題。

『你第一步先要讀茅盾的子夜』，陳教授肯定的寫着。

然而那時已經到了學校開學的時候了。

\* \* \*

今天夜裏，永明預計一定要把子夜讀完，同時遵照陳教授的意見做札記。

永明在四天以內把子夜讀完，真是件愉快的事，他感到自己的知識確乎豐富得多了。中國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人們，有許多，永明是夢想都夢想不到的，然而陳教授告訴他這些都是反映着確確實實的事實。

永明開始做札記，內容分下面幾項：



## (A) 金融活動

「這年頭兒，凡是手裏有幾文的，誰不鑽在公債裏翻斛斗？聽說是各項債庫券一齊猛跌，各人（指那些做公債投機的人——錢）的心事便各人不同：「空頭」們高興到張大了嘴巴笑，「多頭」們眼淚往肚子裏吞。

「公債又跌了！停板了！」

有人站在那邊通到游廊去的門邊高聲喊叫。立刻從游廊上湧進一彪人，就是先前在那裏嚷着「標金」「花紗」「幾兩幾錢」的那夥人，都瞪大了眼睛，伸長了頸子，向這邊探一下，向那邊擠一步，亂烘烘地問道：「是關稅麼？」「是編造麼？」「是裁兵麼？」（頁三九）

我們再看時局對於公債市場的影響，和投機商人的鉤心鬥角吧。

「我就不明白爲什麼你還想做多頭。這幾天公債的跌風果然是受了戰事的影響，將來還可以望漲，但戰事未必馬上就可以結束吧？並且隴海平漢兩路，



中央軍非常喫緊，已經是公開的祕密了。零星小戶多頭一齊出籠，你就儘量收，也抬不起票價。況且離本月交割期不過十來天，難道到期你想收貨嗎？那個，四百萬現款也不够！……」

「你說的是大家的看法。這中間還有奧妙！」

趙伯韜截住了杜竹齋（趙杜都是金融界巨子）的議論，很神祕的微笑着。杜竹齋仰起頭來閉了眼睛，似乎很在那裏用心思。他知道趙伯韜神通廣大，最會放空氣，又和軍政界有聯絡，或許他得了祕密的軍事消息麼？然而不像。杜竹齋再睜開眼來，猛的看見趙伯韜的尖利而陰沈的眼光正射在自己臉上，於是突然一個轉念在他腦筋上一跳：老趙本來是多頭大戶，交割期近，又夾着是舊歷端陽節，他一定感到恐慌，因而什麼多頭公司莫非是他的「金蟬脫壳」計罷？……可是趙伯韜的回答却像一道閃電似的使他一跳：「仲老担保，西北軍馬上就要退！本月份交割以前公債一定要回漲！」（頁四九——五〇）

現在我們要看金融巨頭怎樣操縱國家的財政。

「慢點兒！我先講老趙跟我們搗蛋的手段。他正在那裏佈置。他打算用內國公債維持會的名義電請政府禁止賣空！秋律師從旁的地方打聽了來：他們打算一面請財政部令飭中央各銀行，以及其他特許發行鈔票的銀行對於各項債券的抵押和貼現，一律照辦，不得推諉拒絕；一面請財政部令飭交易所，凡遇賣出期貨的戶頭，都須預繳現貨做担保，沒有現貨繳上去做担保，就一律不准拋空賣出。——」況且還有下文！老趙還直接去運動交易所理事會和經紀人會，慫恿他們即日發一個命令，要增加賣方的保證金呢！增加到一倍！」（頁五六〇）

公債和政府的財政本來有最密切的關係，你看「我們大家做編遣和裁兵。政府發行這兩筆債，名義上是想法消弭戰爭，但是實在呢，今回的戰爭，就從這上頭爆發了。戰爭一起，內地的盜匪就多了，共產黨紅軍也加倍活動了，土財主都帶了錢躲到上海來；現金集中上海，却好讓政府再多發幾千萬公債。然而有錢



就有仗打，有仗打，就是內地愈加亂做一團糟，內地愈亂，土財主帶錢逃到上海來的也就愈加多，政府又可以多發公債——這就叫做發公債和打仗的連環套。老馮，現在應該明白了罷！別項生意碰到開火就該倒霉，做公債却是例外。包你打一千年的仗，公債生意就有一千年的興隆茂旺！」（頁二三六）……。

### （B）民族工業

金融家王和甫等收買了八個工廠準備賺錢，可是他說：「前月裏我們收進了八個廠，目前也爲的戰事不結束，長江客銷不動，本街又碰着東洋廠家競爭，沒有辦法，只好收縮範圍，改開半天了。」——「哎！中國工業真是一落千丈，這半年來，天津的麵粉業總算勢力雄厚，坐中國第一把交椅的了，然而目前天津八個大廠倒有七個停工，剩下的一家也是三天兩頭歇！」（頁五〇二）

民族資本家對於軍閥的內戰是痛恨的，這表現在幾位企業家對於雷參謀的敵意上面。



「到底打得怎樣了？怎樣了？」

雷參謀微微一笑，只給了個含糊的回答：「大致和報紙上的消息差不多。」

「那是天天說中央軍打勝仗囉，然而市面的消息都說是這邊不利。報紙上沒有正確的消息，人心就更加恐慌。」一位四十多歲長着兩撇鬍子的人說，聲音異常高朗。雷參謀認得他是大興煤礦公司的總經理王和甫；兩年前雷參謀帶一團兵駐紮河南某縣的時候，曾經見過他。

大家都點頭，對於王和甫的議論表同情。……

「日本報上還說某人已經和北方默契，就要倒戈。」

坐在孫吉人（太平洋輪船公司總經理）對面的一位絲廠老板朱吟秋搶着說，敵意地看了雷參謀一眼，又用肘彎碰碰他旁邊的陳君宜，五雲織綢廠的老板，一位將近四十歲的瘦男子。陳君宜却只是微笑。」（頁三五）

再看金融市場對於民族工業的影響。

「雷參謀望着周仲偉，很正經的說：『大家說金貴銀賤是中國振興實業的好機會，實際上究竟怎樣？』」

周仲偉閉了眼睛搖頭。過一會兒，他才睜開眼來忿忿地回答：「我是吃着了金貴銀賤的虧！製火柴的原料——藥品，木梗，盒子壳，全是從外洋來的；金價一高漲，這些原料也跟着漲價，我還有好處嗎？採購本國原料罷？好！原料稅，子口稅，厘捐，一重一重加上去，就比外國原料還要貴了！況且日本火柴和瑞典火柴又是拚命來競爭，中國人又不知道愛國，不肯用國貨。……」

「就是這麼一回事！……拿我們絲業而論，目今是可憐得很，四面圍攻：工人要加工錢，外洋銷路受日本絲的競爭，本國捐絲太重，金融界對於放款又不肯通融！你想成本重，銷路不好，資本短絀，還有什麼希望？我是想起來就灰心！」

朱吟秋也來發牢騷了。在他眼前，立刻浮現出他的四大敵人，尤其是金融



界，扼住了他的咽喉；舊歷端陽節轉瞬便到，和他有往來的銀行錢莊早就警告他不能再「通融」，他的押款一定要到期結清。可是絲價低落，洋莊清淡，他用什麼去結清？說到日本絲的競爭，他說：「這兩年來，日本政府獎勵生絲出口，絲繭兩項完全免稅，日本絲在里昂和紐約的市場上就壓倒了中國絲。」（頁四一—四三）

中國眼前的民族資本家就很少有吳蓀甫那位大實業家那樣的勇氣：

「吳蓀甫就站起來，輕聲嘆一口氣，自言自語的說：「開什麼廠！真是淘氣！當初爲什麼不辦銀行？憑我這資本，這精神，辦銀行該不至於落在人家後面罷？現在聲勢浩大的上海銀行開辦那時候，不過十萬塊錢……」

他頓了一頓，用手去摸下頷，但隨即轉成堅決的態度，右手握拳打着左手的掌心。「不！我還是要幹下去的！中國民族工業就只剩下屈指可數的幾項了！絲業關係民族的前途更大！——只要國家像個國家，政府像個政府，中國工業一定

有希望的。」」（頁六五）

但是大部份的民族資本家並沒有這樣堅定：

「『得了，』王和甫站起來說，『陳君參還可以攬用些日本絲和人造絲。我和孫吉翁呢？這回南北一開火，就只好獸在上海看跑狗，逛堂子！算了罷，他媽的實業！我們還是想點什麼玩意兒來享樂一下！』」（頁四四）

火柴商周仲偉顯得更其糟。『他說：『我早就盤算過，當老板已經當厭了，誰要這破廠，我就讓給他。可惜瑞典火柴托拉斯不想在中國辦廠，不然，我倒願意跟他們合作。剛纔我對你們兩位說，有幾句正經話要商量：喏，正經話就來了。眼前事想好了兩個門路：一條路是向來認識的一位東洋大班，他肯幫忙；另一條路就是益中公司。……』

「你還是找東洋大班罷！跟吳老三辦交涉，簡直是老虎嘴裏討肉吃。」

朱吟秋搶着說，恨恨地歎了一口氣。』（頁四九五）



周仲偉「還沒走出益中公司的大門，他已經決定要去找那東洋大班，請他「注射東洋血」！他又是一團高興了。坐上了他的包車後，他就這麼想：日支向來親善，同文同種，總比高鼻子強些；愛國無路，有什麼辦法！況且勾結洋商，也不止是他一個人呀！」（頁五〇四）

（C）勞資糾紛

勞方和資方的利益總是不容易調和。

「譬如說，蘇甫廠裏的工人。現在廠絲銷路清淡，蘇甫對工人說：我們的廠絲經成本太重，不能和日本絲競爭，我們的絲業，就要破產了；要減輕成本，就不得不減低工錢。爲了民族的利益，工人們只好忍痛一時，少拏幾個工錢。但是工人們回答：生活程度高了，本來就吃不飽，再減工錢那就要我們的命了。你們有錢做老板，總不會餓肚子，你們要顧全民族利益，請你們忍痛一時，少賺幾文錢吧。」（頁五四）

子夜裏這段話對於永明特別顯得惹眼。資本家也說爲民族利益，工人

也說爲民族利益，然而他們的意見正如南轅北轍。這問題跟他在農村中所碰見的相彷彿：地主要農民安穩繳些租，也說是爲了保持社會秩序，維護民族利益；農民要地主少收些租籽，也說是爲了民族利益。這在永明是一個最需要研究的問題。

工潮在廠裏時常鬧着，尤其在這些年頭兒：

『莫幹丞（工廠管理員）抖抖索索說出這麼一句話：

「廠裏有些不妙——」

「什麼！趕快說！」

「也許不要緊，可是可是，風色不對。我們還沒布告減工錢，可是，工人們已經知道了。她們，她們，今天從早上起，就有點——有點怠工的樣子。我特來請示——怎麼辦？」

現在吳蓀甫的臉色突然變了，僵在那裏不動，也不說話；他臉上的紫疱，一



個一個都冒出熱氣來。這一陣過後，他猛的跳起來，像發瘋的老虎似的咆哮着；他罵工人，又罵莫幹丞以下的辦事員：「她們先怠工麼？混賬東西！給她們顏色看！你們管什麼的？直到此刻來請示辦法？哼，你們只會在廠裏胡調，吊膀子，軋姘頭，說不定還是你們自己走漏了減削工錢的消息！」（頁六〇）

廠主們對於工人的剝奪正可以說無微不至。『最後，他們又回到那整頓工廠問題。在這上頭，他們自然要加倍努力。裁人，減工資，增加工作時間，新訂幾條廠嚴到無以復加的管理規則；一切都提了出來，只在十多分鐘內就大體決定了：開除工人，三百到五百；取消星期日加工；延長工作時間一小時；工人進出廠門都要受搜查，廠方每月扣留工資百分之十，作為存工，扣滿六十五元為度，將來解雇時，廠方可以發還。』（頁三六〇）

然而工人畢竟「鬧起來了」，一場緊張的場面顯露在永明眼前：

工頭們「他們遠遠地就看見廠門外烏黑黑一堆人。呼噪的聲音比雷還響。他們三個人直衝上去看得明白時，一齊叫苦，立刻臉色都灰白了！這裏大部份是瘋

老虎一般的女工！他們三個人趕快轉身想溜，可是已經遲了！女工的怒潮把他們沖倒，把他們捲入重圍！馬路上呼噪着飛來了又一羣女工，山一樣的壓過來，壓迫那廠門裏邊的單薄的防線了。滿空中飛響着這些突擊者的口號：「總罷工！總罷工！」「上工是走狗！」「關了車衝出來呀！」廠門裏那單薄的防線退了。衝廠的女工們火一樣的向前捲去。他們湧進那仄狹的小鐵門，她們並且強力迫開了那大鐵門了！這都是閃電那樣快，排山倒海那樣猛！」（頁四六四）

### （D）農村狀況

永明對於鄉村的經濟狀況是比較熟悉的，他深知那並不比工廠裏好。他看慣了子夜裏面馮雲卿那些劣紳們的行徑。

「他，馮雲卿，就靠高利貸盤剝農民，居然也掙起一份家產來。他放出去的鄉債從沒收回過現錢；他也不希罕六個月到期對本對利的現錢，他的目的是農民抵押在他那裏的田。他的本領就在放出去的五塊十塊錢的債能够在兩年之內變成



了五畝十畝的田！這種方法在內地原很普遍，但馮雲卿是有名的「笑面虎」，有名的「長線放遠鷄」的盤剝者，高利貸網佈置得非常嚴密，恰像一隻張網捕捉飛虫的蜘蛛，農民們若和他發生了債務關係，即使只有一塊錢，結果總被馮雲卿盤剝得傾家蕩產，做了馮宅的佃戶——實際上就是奴隸，就是牛馬了！到齊盧戰爭那一年，馮雲卿已經擁有二三千畝的田地，都是那樣三畝五畝詐取巧奪過來的。都是滲透了農民們的眼淚和血汗。就是這樣在成千成萬貧農的枯骨上，馮雲卿建築起他飽暖的荒淫的生活。齊盧戰爭時，……孫傳芳的兵隊過境，幾乎沒有「人」招待，是馮雲卿挺身而出，伺候得非常周到，於是他就擠上了家鄉的政治舞台，他的盤剝農民的高利貸網，於是更快地發展，更加有力；不到兩年工夫，他的田產又增加了千多畝。」（頁二二〇）

地主們又往往是城市經濟生活的主人。馮雲卿全家搬到上海之後「幸而政府發行了多量的公債庫券，並且謝謝連年不斷的內戰使得公債市場常有變化，挾了七八萬現款的馮雲卿就此進了公債市場，半年來總是得心應手，扯起利息來，二



分半是有的。』(頁二二〇)

農民在過苦生活，他們忍耐到一定限度時，也就要起來掙扎。大地主兼工業家吳蓀甫以家鄉接到這樣的電報：「四鄉農民不穩，鎮上兵力單薄，危在旦夕，如何應急之處，乞速電覆。」「怎麼辦呢？」「那只好看人力辦去再看了。……目前留在那裏的，不過是當舖，錢莊，米廠之類，雖說爲數不小，……但兵力單薄到底不行；我們應該聯名電請省政府火速調保安隊去鎮壓。」(頁五九)

.....

永明的筆記這樣做下去，現在差不多做完了。他興趣濃厚得很，不過他有一點感覺得不足。子夜對於農村生活的描寫太少，而他自身對於這種生活却比較知道得多，不過他不知道應當怎樣觀察就是了。

他問陳教授。陳教授告訴他：你讀完了子夜，再讀一本叫做中國農村描寫的小冊子（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新知書店出版，生活書店經售）

永明以同樣的熱心和方法讀那本小冊子。



## 第二章 第二步讀「中國經濟現勢講話」

永明讀過了子夜和中國農村描寫之後，興致好極了。老實講，他在一年前是讀過所謂經濟學的；教經濟學的朱教授，就從來沒有告訴過他研究經濟先要從讀小說和報告文學入手。朱教授在講義上所告訴他的原理和原則，在他的記憶裏早已跟了月考，學期考的過去而跑掉了。然而小說子夜和用報告文學體裁寫的中國農村描寫却給永明一個深刻的印象。他已經立體地了解了中國社會的輪廓，他已經知道在中國，社會的構造中間那些活躍着的人物，一個個地，一羣羣地，在創造他們自己的歷史：有的在唱他們自身的輓歌，而有的却在唱他們的勝利之曲。

永明夾着子夜，中國農村描寫和他自己讀了它們之後所做的筆記，走到陳教授的房間裏。陳教授不等到他坐下，就遞給他一張紙頭，上面寫着許多問題，一邊對永明說：『我知道你那兩本書已經看完了，現在請你回答這些問題。』

永明慢慢地閱看陳教授的問題表，一面在想答案：

一、中國的農村爲什麼會破產？（讀到這裏，子夜裏的劣紳地主馮雲卿就毫無問題地顯現在永明的眼前，訴說中國農村爲什麼會破產的原因。）

二、農民怎樣自求出路？（永明就想到『四鄉農民不穩』，調保安隊鎮壓……。）

三、農村地主和都市資本家有什麼連繫？（馮雲卿，吳孫甫等都跑上永明的心頭。）



四、中國民族工業的前途怎樣？（永明想到內戰，日本絲和瑞典火柴的競爭，天津麵粉廠的閉歇，絲廠的抵押，火柴廠老板周仲偉跟東洋大班磋商……。）

五、民族企業家怎樣維持他們高度的利潤？（永明想到資本家在十多分鐘內決定的新管理章程，減低工資，延長工作時間，停止米貼，收買工賊……。）

六、工人怎樣自求出路？（永明就想到排山倒海一般猛烈的女工，衝廠，罷工，工人圍困周仲偉等……。）

七、中國金融資本的任務是怎樣？（永明想到吳孫甫和趙伯韜的鈎心鬥角，想到雷參謀，想到政府濫發公債等等。）

.....

「永明，」陳教授打斷永明的念頭，說：「你把這些問題仔仔細細去推敲一下，詳詳細細做答案吧。今天我要告訴你研究中國經濟的第二步了。」

「好極了，好極了，」永明喜歡得什麼似地叫着，接着便問：「第二步該怎樣？」

「第一步的目的是在從活的事實裏面，」陳教授鄭重地說，「認識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一般的輪廓。永明，實踐是研究的起點，同時也是研究的歸宿。你要研究中國經濟首先要理解中國社會的實際生活。我第一步教你看兩本描寫實生活的書，目的不僅在使你對於中國經濟生活的討探，發生濃厚的興趣；頂重要的是在使你把你自身實際生活的經驗滲透到兩本書所描寫的生活過程裏去，同時把你自身的經驗重新加以組織，使牠擴大和



豐富起來。

『第二步的目的就不同了。第二步要更「理智」一些，在這裏我們要  
把那些零星的活的現象，歸併起來，加以初步的分析，得出比較，一般的  
結論。你單知道，政府濫發公債以彌補財政，而不知道中國財政整個的趨  
向，那是不夠的。同樣，你只知吳蔭甫周仲偉等所辦的工廠在內外壓迫之  
下，不能發展；而不知道中國民族工業整個的局面，也是萬萬不夠的。同  
時更重要的，在總的方面如果我們不能把握住中國經濟在帝國主義侵略，  
封建殘餘摧殘之下的整個動向，而只知道一些零星的個別事實，那末我們  
對於中國經濟絕對不能說有了正確的了解。

『所以第二步我向你建議，仔細地讀一遍申報月刊社出版的那本中國  
經濟現勢講話。不消說得，這本書，有着許多個別的缺點和錯誤；不過在

這一步的研究上我實在沒有更好的書可以推薦你。好在這本書裏所有的錯誤，我們還有詳細討論的機會。你把它過細地讀一讀吧，有問題，就記下來，以備將來討論。同時，你還是要做札記。這可以幫助你的記憶，同時可以組織你的思想。

「最後，永明，我得附帶關照你一件事情。你在這個階段的研究工作上，你要培養一種寶貴的友誼，一種對於數字的友誼。數字是死的硬的，這正如永遠扳着臉孔的教授先生一樣，你們是會害怕的。然而在今天，你得改換一個觀念，你不要把數字當作死板板的符號看，你要把牠當作活生生事實的累積。比方說吧，統計表上告訴你，上海總共有幾家工廠，那末這個數字你就想像到吳蓀甫的絲廠，益中公司所收買的八個工廠，周仲偉所辦的火柴廠，等等，這樣，你看這個數字的內容，就多麼豐富！又



如另一統計表告訴你本年八月份某地的罷工次數共有二十次，那時你就該想像一下工潮的內容，比如，吳蘇甫所辦絲廠裏面女工的罷工和衝突，周仲偉所辦火柴廠工人的罷工和包圍周宅，這樣，你總不會嫌「二十」這一個數字是怎樣空虛了罷。當然你會知道，我們對於數字的友誼是跟着我們對於事實理解的程度正比例地鞏固起來；不過你在最初就得排斥對於數字的那種本能的敵視態度。這一點實在是研究科學的基本要求，你得用很大的力量克服原有的錯誤。方法就是多多理解那些數字所代表的事實。過後你便會明白用數字來表現社會的現象是多麼聰明的辦法呢。」

陳教授預先知道感情熱烈的青年永明，是厭惡數字的。他看書，遇到數字或是表格，就要跳過去看另一行或是另一頁的。

自修室裏是鬧嚷嚷的。

永明打開陳教授所介紹的中國經濟現勢講話一看，幾乎每頁都有數字，尤其是中間一部份，表格多得很。然而在今晚，使得永明惱怒的，倒並不是書裏的統計數字，而是同學們的打誚。

『你看朱永明這幾天真變了樣子！』一位同學向別位說，做着怪臉。

『是呀，他今天爲什麼不到民衆夜校去演講，宣傳！』

『活老虎變了死老鼠了！』另一位『貶』得更尖刻。

『他平常不愛這些，他現在拚命着經濟長，經濟短，他快變成書獃子

了！』

『……』

這使永明幾乎忍耐不下。他明知道過去他跟他們幾位一樣地輕視讀



書，輕視研究工作。他也曾跟他們同樣地罵過別的讀死書的同學。然而他覺得他們幾位現在對他分明是一種誤解。他決不是要安心讀死書，也不是要逃避現實；剛剛相反，他要使現實的工作做得更好更有效些，才這樣發奮研究。

他當天沒有做聲。回頭寫封信給陳教授，表示他對這件事情的意見。陳先生的回信是贊成永明的意見，並且補充說：『你應當說服你的同學：第一，活讀書和讀活書，這跟實踐絕對不是對立的東西；第二，沒有正確的理論決不會正確的實踐；對於實踐的意義沒有正確的了解的人，決不能推進實踐。』云云。

永明又開始做他的札記：

## 第一講 中國經濟現勢概觀

### 一、中國經濟之本質

(A)『中國經濟的本質，可以說，對外是「半殖民地的」，對內是「半封建的」，而這半殖民地的及半封建的經濟本質，必然的影響及於民族工業的不能發展，原有農商的規模愈趨縮小與沒落。』(頁八)

(B)『在中國經濟上，把握最高權的主要人物有三種：第一是軍閥官僚階級；第二是各帝國主義者；第三是買辦階級。』(頁五)

### 二、『不景氣的來臨』

(A)中國的不景氣是慢性的，是有持續性的，而不是週期的。

(B)民國二十年後爆發急性的不景氣；原因爲(一)世界不景氣潮流的激盪遠東；(二)長江大水害的發生；(三)瀋陽事變的突起和滬戰之繼起(頁九)。



(C) 幾個嚴重的問題：(一) 商品入超的激增；(二) 列強資本的輸入；(三) 國民資本與農工業的分離(頁十一，十三)。

關於第一講的疑問：

(1) 中國經濟的本質對外是半殖民地的，對內是半封建的。這內和外是不是沒有關係？半殖民地的是不是純粹對外講的？又什麼叫做半殖民地？什麼叫做半封建？它們跟全殖民地全封建有什麼區別？

(2) 原著者說中國經濟上把握最高權的第一是軍閥官僚階級；第二是帝國主義，第三是買辦階級。這裏有幾個問題：

第一、握中國經濟最高權的，我看第一應當指出帝國主義。

第二、軍閥官僚階級說他們是單獨的階級是不是妥當？他們恐怕是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在政治上的代理人吧？

第三、原著者並沒有指出地主階級是握中國經濟實權的人物，例如馮雲卿

等。

第四、買辦以外的民族資本家如吳蘓甫一類的人也是握中國經濟的實權的。

(3) 關於中國的『不景氣』，有下面幾個問題：

第一、平常人多用『恐慌』，原著者用『不景氣』，恐慌和不景氣究竟有何差別？

第二、原著者沒有把中國『不景氣』是慢性的而不是週期的『原因』說明白。中國的『不景氣』跟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不景氣』究竟有何差別？

第三、民國二十年後的急性不景氣，跟白銀價格有什麼關係？

(4) 關於著者提出的幾個嚴重問題，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作者沒有提出：

(一) 中國經濟怎樣可以脫離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二) 中國經濟在日本侵略之下，起了什麼變化？

.....



## 第三章 三把鑰匙

這回永明自己也覺得已經進步得多。他對數字是不大害怕了，不，他在做札記的時候還抄上許多重要的統計。最看得出他有進步的是他對於中國經濟現勢講話的內容所提出的問題。他顯然已經能夠根據過去的經驗和了解，用批判的態度讀書了。

事實雖然是這樣，永明却越發覺得自己空虛了。重重的疑問壓在他的心頭，急乎要待解決；而特別使他納悶的，是那本講話的許多作者，他們的觀點有許多不一致的地方。比方說吧，講話的結論有道：『中國在打破兩重障礙（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時候，必定就是人人有了知識以後。

他們有了知識，還會讓剝削人的資本主義抬頭嗎？」（頁一五四）這種看法是不是正確呢？永明不敢相信，然而他又說不清不可靠的理由究竟何在。

這番他走到陳教授那裏是更嚴肅了。現在充滿着他的腦袋的不僅是吳蓀甫，杜竹齋，工人，「紅頭火柴」那些而且還有許多數字，理論和嚴重的問題。我得鄭重地跟陳先生討論一下，他想。

陳教授臉上堆着笑歡迎永明走進他的房間，坐下。

「永明，你讀了那本中國經濟現勢講話怎樣？」他問。

「很高興，」永明回答，「不過有許多問題。」

陳教授聽說永明有問題，覺得更可喜。他站起來拍着永明的肩膀說。

「你的進步是飛快的。我們今天來詳細討論一下罷。」

永明欣喜得什麼似的笑着說：「假使，陳先生今天有時間，那我就有



許多問題要問你。」說着，把札記簿遞給陳教授。

陳教授仔細把永明所提出的問題看過一遍。接着就說：「永明，我們要討論那些問題，先得要把握幾把頂重要的鑰匙。以後，我們就能把那些問題一個一個地打開。」

「那些鑰匙是什麼？」永明心急得什麼似的追問。

「第一把鑰匙是我們必須了解社會的根本。是經濟的關係；社會其他的現象像政治法律文化等等在根本上都是由經濟的關係規定的。我們要研究中國經濟也就是要研究中國社會裏面這種基本的經濟關係。」

「什麼叫做社會？」永明感覺到這把鑰匙並不容易把握，他乾脆地從頭問起。

「一般社會學者往往以爲社會是無數個人併合起來的總和，這種說法

初看起來至多發現牠沒有告訴我們什麼東西，實際上這種說法還是錯的。按照正確的看法，社會是包含人類各種關係的不斷發展的具有規律性的統一體，在這些關係裏面經濟的關係是基本的具有決定作用的。」

「什麼叫做包含人類各種關係呢？」

「永明，你看吧，人類要生存，一定是要消費的，要消費一定就要有生產，人們在生產的過程裏面一定發生着種種關係，這種關係我們叫做生產關係。此外，人們在社會裏面生存着又脫離不了政治的法律的支配，這裏就有政治的法律的關係。人們有思想，信宗教，這裏又有了思想的宗教的種種關係。人類社會不是無數個人的積集，而是這些種種色色關係的統一體。」

「爲什麼說社會是不斷發展的呢？」



「自從有了人類之後，人類的社會就從來沒有停止過一天，他是在不斷變化，不斷發展看。我們在歷史上看到的，已經有原始共產社會怎樣發展而為奴隸社會，由奴隸社會發展而為封建社會，由封建社會發展而為資本主義社會，從資本主義社會又蜕化像蘇聯一樣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們應當知道，社會決不是一成不變的「秩序」，而是不斷變動，不斷發展的歷史的產物。世界上有不少傻瓜要想阻止社會的發展和前進，而以維持現有的秩序為無上的使命，他們一定是徒勞無功的。」

「那末什麼叫做具有規律性的呢？」

「不錯，社會是花花綠綠形形色色複雜到不得了的存在，然而它絕對不是毫無頭緒的一團糟，更不是可以把它分割為許多不相聯屬的片片的東西。它內部存在着一定的規律，社會整個的體系就是根據一定的規律建立

起來，而社會的發展也是依據一定的規律在發展。」

「最後，爲什麼經濟的關係是社會裏面基本的，具有決定作用的關係呢？」永明問。

「這就是第一把鑰匙的本身。在這裏我們又可以看出社會的確是一個有規律的統一體。剛才說過，社會決不是毫無頭緒的一團糟，它儘管內容複雜，然而還是頭緒清楚，上下分明。一個社會可以分成基礎的構造和上層的構造兩個部份。人類在社會的生產裏面必然合結成一定的脫離人類意志而獨立存在的關係，這種關係也不是隨隨意意結合成功，它是配合着人類生產力的發展階段，自然而然地產生起來的。這種生產關係的總和就是社會的經濟構造。這種經濟構造就是社會的基礎。在這基礎上，建立起各種各式的上層的社會現象，如政治，法律，社會心理，道德，宗教，科



學，哲學，藝術，習俗……這些上層的構造是和經濟構造相適應的。」

「那末我們爲什麼不說上層構造是基礎呢？」

「不，那不能的。第一，我們就產生的程序來講，經濟的關係發生在先，那些上層構造的發生在後。人類一定要有物質的生產過程以後，方才有政治法律社會意識形態的過程。第二，經濟關係的變動決定着一切上層建築的變動；一切政治，社會，道德的變動總直接間接反映着生產關係的變動。當經濟的構造發生劇烈的變動之後，上層構造，必然會跟着變動。比方，俄國大革命後，社會的經濟構造已經完全變過，於是一切政治組織，法律，道德，藝術等等都有重大的改變，這些政治組織，法律道德等等都和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構造相適應。有人想在目前的中國建立起像蘇聯一樣的藝術和道德觀來，這正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啦。」

「這樣我就知道了，中國經濟現勢講話結論中所說的「中國在打破兩重障礙的時候，必定是在人人有了知識以後」，這話的確是有毛病。」

「你說得對。中國在沒有把這兩重障礙打破之前，就不可能使人人有知識。真正的普及教育這一種上層構造一定要在更合理的經濟構造締建之後，方才可能產生。假如我們說，一定要等人人有知識之後，才可以打破兩重障礙，那就等於取銷了那種打破舊秩序的工作。」

「這，我是了解了。不過，現在我們在農村裏和街道上所進行的救亡宣傳，到底有什麼用呢？」

「這一下，你問得很重要，我幾乎把另外一點重要的事情忘了對你講。我們說過，社會的上層構造要受基礎構造的規定，但是反轉來，它們也可以相當地影響到社會的基礎。比方說吧，在一個將要沒落的社會體系



裏面，有些人拚命運用他們的政治機構，法律，乃至那些腐朽的道德，來阻止人們的「打破」工作，維持原有的經濟結構。這就是就消極的影響講。關於上層構造對基礎構造的積極影響，我們可以舉出蘇聯爲例。蘇聯一切的政治設施，法律，新道德和新藝術，沒有一點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鞏固社會主義的經濟構造，雖然我們知道這種上層構造對於基礎的作用並不是基本的，然而我們絕對不容忽視這種相對的影響。現在說到目前的救亡宣傳，這種宣傳也就是要教育國內的同胞，更進而把他們組織起來，摧毀我們的敵人，締建一個新的社會基礎。這種積極推動改造基礎的工作，我們是不能稍稍忽視的。」

「現在請交給我第二把鑰匙吧。」永明這樣要求着。

「第二把鑰匙也是頂重要的，它不單是開中國經濟問題的鑰匙，實在是打開一切問題的鑰匙。這就是動的想法，或是說動的邏輯，動的想法，首先要求我們從事物的運動和發展的過程中去觀察一切。」

『我們怎樣從運動和發展的過程中觀察中國經濟？』

『中國社會的經濟生活和其它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一樣是在不斷地變動着，發展着。永明，你總還記得子夜裏邊所描寫的交易所生活的瞬息萬變吧。實際上中國人民的經濟生活也都在這樣變動着，不過快慢有所不同，所及的影響也有大小罷了。譬如，自從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網滿佈中國以後，中國農村和城市的生活都已起了很大的變化。就農村而言，農民的手工業被潮水一樣的洋貨破壞了，農作物也起了變化了，農民的生活程度更加低下了，同時因為機器的輸入，有些地方的生產也已經變了樣



子。在都市方面呢，近代的工業漸漸地興旺起來，商業的範圍也更加廣闊了，水陸交通根本變了面目，人也可以變做「飛鳥」了。這些變動都是朝準一個方向，那就是說，中國的經濟是在向近代化的道路上發展着，同時又在向殖民地的道路發展着。

「我們再就較小的方面來看。中國的民族工業因為帝國主義資本的壓迫，以及國內封建殘餘的阻礙，實在沒有順暢發展的可能。這正如你在子夜裏所讀到的，周仲偉的火柴廠，不是宣告破產，便得要東洋大班幫忙，抵押給外國資本。中國的民族企業可以說都是在向這兩條路不斷地前進，它們不是毀滅，就是自身變成買辦的企業，那就是民族資本的買辦化。

「我們再就農村來說，農村人口的經濟生活也在不斷地變動發展。比方，農村各個階層的分化過程就進行非常之快。大地主往往愈弄愈大，中

小地主有許多在破產；在農民中間，較富的農民往往逐漸變成地主，中等的農民降爲貧農的很多，至於一般貧農大眾，他們在百般負擔之下，傾家蕩產，淪爲一無所有的無產者的，那更是多數了。這種農村階層的分化很明顯地說明了中國農村生活的不斷變化和發展。

『我們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時候，開頭就要注意和把握各部門經濟生活的變動和發展的過程。中間我們特別要注意的，是各個帝國主義它們對於中國侵略的活動和方向是在向什麼方面變動？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趨向如何？國內金融資本和國際資本的關係起了什麼變化？中國地主的經濟活動是在走向什麼方面？富裕的農民是不是在向擴張生產的路上發展？無產化了的農民是不是多數走向都市？城市和鄉村的勞動大眾在怎樣爭取他們自身的解放？等等。』



「動的邏輯要求我們從運動和發展的過程中去研究中國經濟，這一點我是粗粗了解了。但是我要問陳先生，我們怎樣可以發現這種變動和發展過程中的根源？」永明這樣問着。

「這一點非常重要，」陳教授回答。「我們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時  
候不僅要把握各部門經濟生活的運動過程，並且一定要找出這種運動的根源。所以動的邏輯不僅要求我們從變動和發展的過程中去研究問題，而且要求我們從事物內部的矛盾以及這種矛盾的統上去研究各種問題。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內部都包含着不能一致的矛盾，這種矛盾一方面是互相聯繫，互相依賴，同時又在不斷地鬥爭。比方，中國社會裏面就有像吳孫甫周仲偉一類的資本家，同時又存在着千千萬萬勞動終日不得一飽的工人。他們在現社會裏面是互相聯繫，互相依賴的（到工人們不依賴資本

家的時候，便不是這樣的社會了），同時他們兩方面却不斷地衝突着。吳孫甫會雇用屠維嶽那樣的工頭和軍警來鎮壓工人的罷工，而工人們却也會「排山倒海」般的去衝廠，整個社會內部的這種矛盾在愈弄愈擴大，它們之間的鬥爭也愈來愈尖銳。這種鬥爭的結果，必然會使這種矛盾得到一個總解決，而一個新的社會也就會出來代替那個舊社會。這就是社會現象變動和發展過程的全貌，而內部矛盾的鬥爭，就是一切變動和發展的根源。在資本主義的體系裏面必然的有資本家和勞工兩方面的存在，而勞資之間必然存在着矛盾，牠們之間的衝突一天天擴大，一天天尖銳，結果資本主義的體系便被揚棄，代之而起的便有社會主義的社會。

「我們再用帝國主義對華的侵略做例。英美德法日各個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在宰割中國人民大眾的血肉，削弱中國人民大眾的抵抗力量



上是一致的，然而牠們之間的利害衝突，却又非常顯著。牠們都願意獨吞中國，都要排擠別個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勢力。因此牠們之間存在着一種相互傾軋，相互排斥的傾向。牠們是矛盾的存在，牠們是在相互鬥爭着。由於牠們之間的鬥爭，牠們在中國勢力範圍是在不斷地變化着，中國軍閥的內戰和政派的衝突，就在牠們的導演之下不斷地演出。我們可以說，帝國主義內部的衝突，對於中國從前世紀下半期以來的經濟生活的發展過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推動力量。」

永明突然插問這樣的問題：『事物內部矛盾的鬥爭形成一切事物的變動和發展的過程。那末，我們究竟憑着什麼標誌來認識這種變動的過程呢？』

『等我講了動的邏輯對於我們第三個要求之後，你就可以解答這個問題

題了，「陳教授接着說。『所謂第二個要求，就是我們要觀察事物的質和量，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轉變。換句話說，我們要用質和量這兩個標誌來認識事物的發展過程。事物是有性質，這是你所知道的。比如中國農民的小農生產，和美國的大農場經營，性質完全不同；它跟蘇聯的集體農場更不相同。這三種生產性質既然不同，牠們在生產的範圍，勞動的人數，生產力的大小以及生產量的多少上也有很大的差異，這就是量的不同。這裏我們可以知道，量是受着質的規定的。然而在另一方面，某種事物的量的不斷變化，就可以引起質的變化。比如，日本帝國主義從九一八以來拚命地向獨佔中國的路上邁進，這使各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對比，在量上逐漸變化，這種量的變化已經造成列強在華均勢的破裂，而把中國從一個半殖民地的地位變成日帝國主義完完全全的殖民地。這便是個質的變化，



而這種變化便是由量的變化發展出來的。

「我們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時候，必須注意到質和量的變化，和牠們的相互轉變。比方民族資本買辦化的問題，是我們應當鄭重談到的。周仲偉要把他的火柴廠賣給東洋大班，中國已經有幾千幾百個周仲偉把他們原有的「民族企業」，變成帝國主義資本直接的附庸；而且還有幾千幾百類似吳孫甫和趙伯韜之類的金融家，拚命替帝國主義謀利益。中國民族資本這種買辦化的過程是在一天一天發展着。這種量的發展早已引起了質的變化，那就是說，中國的民族資本因為已經買辦化了，所以他們一面已經從屬於外國的資本，不能而且也不願跟帝國主義抗爭；另一方面他們也已經沒有和國內阻礙民族資本獨立發展的封建殘餘起什麼衝突的勇氣。他們早已跟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握手妥洽了。獨立發展的民族資本降為

依附於外國資本同時又和封建殘餘狼狽爲奸的買辦資本，這是一種質的變化。

『又如在一九三四年以後，美國的白銀政策弄得中國的白銀滾滾流出，國內的通貨一天天枯竭，產業和金融的恐慌到達最深刻的程度。這種情形一直發展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就來上一個突變——幣制的改革，這樣一來，通貨收縮的弊病完全可以用政府隨時增發紙幣的手段來補救，於是一種新的禍患又從這個突變展開起來，人們已經再不怕通貨會有收縮的危險，現在所怕的是通貨的過份膨脹了。這又說明了在質的變化以後，量的發展又受了新的質的規定。』

現在陳教授要把第三柄鑰匙交給永明。永明削他的鉛筆；陳教授咬幾



口茶，接着就說：

「第三，應當一刻不要忘記：中國是帝國主義的附庸，這一點是整個近代中國經濟生活的決定因素。你一刻忘懷了它，你就一刻找不到近代中國經濟的本質。正因為中國是各帝國主義列強的商品銷售場，是他們原料的供給地，是牠們投放資本的所在，是廉價勞動的來源，所以中國的民族經濟就無從發展，資本主義發展的傳統大道在中國就變得此路不通。這一點告訴我們中國經濟要謀正常的發展，那就非得在歐美資本主義的道路以外，另闢徑徑不可。另一方面，正因為帝國主義資本的勢力已經深入到中國人民經濟生活的每一個毛細管，因此中國人民大眾的血液裏面必然地含有反抗帝國主義統治的抗毒素。」

陳教授說到這裏驟然停止了，他料想永明那時一定要發問，然而永明

却沒有問，他滿臉顯出對這問題已經全部了解的樣子。陳教授却反問他了：

「永明，帝國主義已經支配了全中國人民的經濟生活，這句話想來你已經了解了。你現在解釋一下，一位住在窮鄉僻壤的老農夫，他的經濟生活怎樣受帝國主義的支配？」

永明轉了一轉念頭，回答說：「他要買外國的火油，火柴，洋布等等，他在這方面已經做了洋貨的消費者，換句話說，他已經吃了帝國主義資本的虧。——」

「這一點是對的，但是假使他住在內地的鄉村，不用火油而用荳油點燈，不用火柴，而用火石點火，不用洋布而用土布做衣，……那末他是不是算脫離了帝國主義的支配？」陳教授追問着。



「他也許養了蠶做了繭子賣給廠家，再賣到外國去；也許把多餘的糧食賣到市上，再賣到外國去；也許他種了棉花賣給商人再賣到外國廠家去。這樣，他就是帝國主義所用原料的供給者，吃了他們的虧。」

「這一點也是對的。但是萬一這位農民既不養蠶，也不種棉，他沒有什麼原料供給帝國主義。那末他是不是受帝國主義的支配呢？」陳教授還是追問着。

永明有些窘，他突然想起，冀東農民向日鮮人當舖借錢的事實，以及日人在東北四省搶奪農民土地的事實來。「那末，他也許借外國人的債，受他們的剝削；或是他的土地被外國人搶去吧。」他得意地說。

「這種情形究竟還是少數。而且假使那裏的農民已經遭受帝國主義這種剝削，那末他恐怕已經成爲帝國主義十足的奴隸了。假使剛才我們所

指的那位農民還沒有到這般地步，那末他是不是不受帝國主義的支配？

「那——，」永明窘極了。「那末，請陳先生解釋吧。」

「永明，你觀察事物，考慮的方面太不完全，你只注意到帝國主義資本對於中國農民直接的支配。比方，就你剛才所提到的借債為例吧。農民不單是直接向帝國主義者借債才算受帝國主義者的剝奪，就是你向時下流行的什麼農民銀行或是農村合作社借債，你間接地也就受了帝國主義者的剝奪。爲什麼呢？因爲中國的銀行資本本身就是爲帝國主義服務的。這還是就局部而言。假使我們講到整個的情形，那末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國內統治的政治機構，它本身就是由帝國主義的資本支撐住的，因此儘管你這個農民在直接的關聯上好像並沒有機會給帝國主義剝削，實際上他在稅捐上，農產品的買賣上以及一切經濟生活上，都是受到帝國主義的支配。在



這裏，永明，我們是應當重視的；你們在向大眾作救亡宣傳的時候，就一定要把那種敵人對於我們一切直接間接的剝奪，都要說得清清楚楚，說明一般人民特別是農民大眾，雖然在直接的關係上，並沒有受到敵人直接的剝奪，實際他們在一般經濟恐慌的日趨深刻上，政府稅捐的日益繁重上，都受到敵人侵略的嚴重打擊。

『永明，我所要交給你的三把鑰匙已經全都交給你丁。今天我還要介紹你兩本書，你得仔細去研究一下：一本是馬札亞爾著的中國經濟大綱（徐公達譯）；一本是中國經濟情報社編的中國經濟年報（一九三五年）。第一本書是有許多缺點的，你把問題都寫下來；第二本書你可以研究一下怎樣運用材料。』

## 第四章 農村調查

已經是初冬的天氣了，永明坐在回到家鄉去的輪船裏感到一陣輕寒，同時又很寂寞。他在回想着陳教授對他的囑咐。

還是在三天以前家裏來了封信，說有事要教永明回家一次。永明就把這消息告訴陳教授。

『那很好，』陳教授喜洋洋地說了，『你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去實地觀察農村的經濟生活了。自然農村生活你是熟悉的；不過你這次回去一定可以看出些新的東西來。你前天告訴我，你已經用了幾把有效的鑰匙，細讀了中國經濟大綱和中國經濟年報這兩本書，現在你應當運用這些鑰匙去實



地考察農村的經濟生活。」

「我這次回家大概有一個禮拜的勾留，陳先生看在那時我可以做些什麼有系統的工作？」永明問。

「我希望你做一個簡單的農村調查。」

「農家個別的訪問，我倒曾經做過。要做農村經濟的正式調查，我還全無經驗，陳先生，我們應當怎樣着手調查？」

「我們要調查農村經濟本來可以運用各種方法來調查。比方，我們要研究某個問題，或是要曉得某一區域的經濟狀況，我們事先就擬定要調查的項目，製成簡要的表格，印好了分發出去，委托各地的熟人或是有其它服務關係的人們從事調查。這就是通訊調查的方法。這種方法自然有許多優點，比如，牠的調查範圍能夠很廣，同時如果被委托調查的人真能熱心

調查，那結果一定是不錯的。不過這種調查，就很難找到可以全部付托的人，因此調查的結果就有很難置信的地方。

「要調查的結果真確，那當然要自己實地去調查。只有實地調查方才能把農村裏面複雜的社會經濟現象，弄得一個清清楚楚。然而要實地調查農村，一定要做種種的準備工作。比方，你這次要回到家鄉去，你第一先要確定這次我們要研究些什麼問題。農村社會的現象雖然說也有一定的規律存在着，不過內容畢竟是非常複雜的；即如從經濟生活方面講吧，我們要在一個禮拜這樣一個短時期內，做全部的調查，那在時間上恐怕是不容許的。所以我們在未調查之前，先得確定一下，這次調查究竟要調查些什麼問題？」

「第二，我們就要根據已經確定了的調查問題和範圍，擬訂一個調查



表格。比方，如果我們這次要調查你們家鄉農田的租佃制度，那末你一定  
要列成一張表格，把下列各項包括在內：

(1) 那家農家總共種幾畝田？其中自己有的田幾畝？租進的田幾畝？  
租進的田裏面還有什麼差別（像江蘇無錫一帶還有灰肥田，借種  
田，賣租米田等等之分）？近年來各種田畝數有沒有變更過？爲  
什麼原因有變更？

(2) 繳租的時期，額數和雜費，這裏應當問清楚，農民繳的是穀租，  
錢租，或是折租？收穀租時地主所用的斗是否比普通所用的大一  
些？地主在什麼條件下可以收回他租出的田畝？如果佃農遲交田  
租，租額是否要加多？加多的辦法怎樣？佃農除開田租以外還有  
什麼負擔（如送東西，替地主服役等）？

(3) 農民和地主間有沒有發生過糾紛，爲什麼原因？後來怎麼解決的？

「在這種調查裏面，我們主要的要知道中國農民有多少是受地主的剝奪？地主對佃農剝奪的程度和方法是怎樣？這種剝奪近年來有什麼變化？爲什麼有這種變化？地主對於農民是否有超經濟的剝削？地主和農民間的衝突有什麼新的方向等等。

「又如，我們要調查農業生產的狀況，這裏我們不單要注意農產物的多少，農業勞動人口的多少，我們要從這些調查裏面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的地主是否向擴大生產的路上發展？富農們的農業生產是不是在向近代的資本主義企業發展？一般小農經營的範圍在擴充，還是在縮小？一般貧苦的勞動農民，他們參加怎樣方式的經營來維持他們自己的生活？所以，



在我們調查農業生產的表格裏面應當包括着下列各項：

(1) 農家的人口，參加農業工作的勞動口數，有什麼副業？

(2) 所種農田的面積，近幾年內經營面積有什麼變化？

(3) 農作物：如稻田幾畝？棉田幾畝？桑田幾畝？雜糧幾畝？近年來

有什麼變化？

(4) 作物的種籽，特別注意改良種籽的使用數量。

(5) 肥料：那家所用肥料自己的有多少，從市場上買來的有多少？用

不用改良肥料？

(6) 農具：農具的購辦費和修理費，特別注意用不用改良農具或是農

業機器？

(7) 農舍：估計農舍，牛棚豬圈等費用。

(8) 人工：注意農家自己的勞動人口，雇工的人數和工資，以及限別家換工的日數等等。

(9) 耕畜：自有的耕畜共有幾頭？借用的共做多少工，化多少錢？

(10) 農田出產：農產物的名稱，每畝的產量及其近年來的變化；還要注意農產物的出售量和購進的數量。

『又如，我們要調查農村市場的狀況。這種工作我們可以分兩方面來進行，一面我們從市場（市鎮、集）本身去調查，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從農村裏去調查。

『從市鎮或是市集入手調查農村的市場，我們應當注意那個市鎮的組織，店舖的種類，交通和運輸的概況，市鎮上所用的度量衡和幣制，收買農產物的種類，數量，方法；出賣農產物的種類，數量和方法，以及賣到



什麼地方去。關於農產物的價格，我們要注意店舖收買和出賣價格的差異，躉賣和另賣價格的相差。此外我們要注意商人所抽的牙佣，農民向店舖賒賬時的條件等等。特別要注意的，是外國商人或買辦到鎮上來收買農產或推銷洋貨的情形。

『如果我們在農村裏面調查農村的市場狀況，那末我們應當注意到下列幾點：

(1) 本村有沒有廠家或是洋商買辦來收買農產？收買些什麼？收買手續怎樣？價格怎樣決定？

(2) 本村貧苦農民中有多少是在農產收穫後必須出賣一部份來維持生活，到後來又要買進農產品？

(3) 本村較富農民每年糶出的農產約佔幾成？富農出賣農產其價格和

貧農出賣農產有多少差異？

(4) 本村中預賣農產（賣青苗，賣青桑等）的情形多不多？手續如何？價格比另賣低多少？

(5) 本村因稅捐，派款或還債關係不得不出賣農產的情形普遍否？

(6) 本村現在的洋貨有那幾種？近年來銷售的數量有什麼變更？

(7) 本村從事製造土貨的人家近年來有什麼變化？

(8) 本村手工業近年來衰落的情形怎樣？

總之我們對於農村市場的調查，主要目的是在觀察帝國主義的資本，民族資本以及鄉區商業高利貸資本對於農民的剝奪；農村各級人民在商品經濟化的過程中所受不同的影響。」

「表格擬好以後，便該怎樣呢？」永明問。



「這樣，你就可以着手調查了。你在調查的時候也有許多地方要注意的。第一，你去訪問農友的時候，態度必須和藹，誠懇，耐煩。這在你本鄉也許要好得多；同時本鄉人都知道你在外面大學堂裏唸書，地位是非常高的，所以你去問他們什麼的時候，大概不至於拒絕你的。假如到別的陌生地方去調查，那困難就多得多。

「第二，你得辨別農民答案的真假。大部份的農民對於數字是模糊慣了的，你問他多少，他回答你的總是三四十，百來個，幾百個等等，這裏你得問得更精確些，有時你得根據他們的實際狀況，替他們作個估計。教他們說的很難正確，有許多農民還會對你撒謊，特別是那些地主和富農，他們有一百畝田的，至多對你說只有五十畝，六十畝，他是不願意人家知道他們財產的確數的。窮苦的農民不大撒謊，不過問到他負債數目的時

候，他也許會說到多些，希望你去救濟。

『第三，調查時候的發問，真是大有講究。如果你只會根據原定的表格，呆板地發問，那末你所得的結果一定不會好的。你得隨意跟農友談話，在這種隨便談談裏面，把要問的問題都問了，然後你把他們的答案逐條地填下。此外，你發問的問題決不能問得太「文」，你得完全從他們的生活出發來發問。這裏，你到家鄉去調查，問題是很少的，第一你的話他們都聽得懂，第二，你對他們的生活情形都很熟悉。否則你還得學習當地的土話，做些初步調查的準備工作。』

『別方面還要注意什麼事情？』永明問。

『這樣，你就得進行調查。現在我再跟你說一說，調查完了以後我們要做些什麼事。已經調查得來的材料，我們非加以整理和統計不可，要不



然，調查的結果，就不會很有系統很扼要地表示出來。不過整理和統計也不是隨便做的。永明，你總看到市面上流行着的許多統計表吧。它們往往沒有告訴你什麼意思，而一部份却把材料本身的意義表現錯了，這真是要不得。

「在整理調查材料的時候，我們第一要審查一下我們所調查得來的材料，是不是正確可靠。當然我們要求調查材料的完全正確可靠是不大可能的，因為農民的答案，有許多就非常含糊。不過，我們總應當盡可能地求其完全，和正確。所以第一步我們還要把調查所得到的材料，過細審查一下。在審查的時候，我們第一要注意調查材料有沒有前後矛盾或是顯著錯誤的地方。比方，農民告訴我們他家裏種的田畝數。就往往有前後矛盾的。第二，我們要注意調查材料有什麼重大的遺漏，比方，我們要調

查某一個雇農，他也許只告訴你，他在本村當雇農時的經濟狀況，而沒有把他原來的家庭經濟狀況告訴你。你知道，中國許多雇農是一面家裏有人自家種田，一面出外當人家的雇工。如果你沒有把他自己家裏的情形問得清楚，那是一個重大的遺漏。你在調查的時候，對於這類的遺漏，就應當隨時注意，乘便補問。

「調查材料審查以後，我們就得進行統計。這裏我們第一步先要把各個村戶的經濟地位，大致弄個清楚：他們是地主，還是富農，中農，貧農，雇農，或是別種村戶？我們一定要就各種不同的村戶，研究他們的各種經濟生活；假使只把全體村戶合在一起統計，那末這種統計的結果就不會顯得重大的意義。比方說吧，地主所有的土地總是比農民多得多，如果我們把全體村戶不問地主也好，毫無土地的雇農也好，「一古腦兒」統計



在一起，求得一個每個村戶平均所有的田地畝數。你看這個平均數到底有什麼意義呢？這不是抹殺了農村社會各個不同的集團的經濟生活，而把一個空洞的平均數來掩蓋一切麼？

『調查材料經過審查和分類以後，我們就要着手統計。統計主要的意思是用幾個簡單的數字，表現出具體的複雜的事實；牠能化繁爲簡，使人看了一目瞭然。統計上我們最常用的是平均數，百分數和指數。關於它們的算法，你在學統計學的時候已經學過了，我希望你再去溫習一遍。最後，我還要介紹你一本關於農村調查的書，——黎明書局出版，張錫昌編的農村社會調查。這本書可以告訴你一些基本的方法和寶貴的經驗。』

現在永明的調查工作已經結束了。他困憊得很，他覺得這種調查工作

着實乾燥，然而同時又非常有趣。農民生活的泉源是豐富的，他有這樣的感覺，雖然他又覺到他們是太窮乏了。他在調查的時候，也碰到不少困難。最使他頭痛同時又最使他害羞的是一般農民多少對他還有些恐懼。永明自己的家裏是一個地主的家庭，父親是個不大不小的紳士。農民等到永明去問短問長，雖然知道這是學堂裏的『玩意』，然而總覺得這些長短告訴給永明之後；說不定會吃什麼虧，所以有時候他們的說話，也不會十分真實。不過大體上說，這次調查總算得到較好的結果了。

永明在調查時期增加了許多怎樣跟農民談話的經驗。永明老在學校裏面過活，滿口是新式的名辭，他在調查時，雖然已經竭力避免，然而總不免流露出許多在農民聽來是非常奇怪的話語，比如『經濟情形』啦，『農民啦』，『作物』啦，『雇工』啦，『不景氣』啦等等。他在這時學習到



許多通俗的名辭和說話，這在他無論對於農村調查和以後的救亡宣傳，都是非常有用的。

永明一面調查，一面隨時把已經填好了的表格審查，有什麼重大的遺漏和錯誤，就設法去補問或糾正。所以到最後調查完了的時候，審查的工作差不多也已經告個段落。接着他做統計。他跟陳教授磋商的結果，在整理材料的時候集中在土地的分配和土地的使用問題上。我們把永明統計所得的結果，舉幾個在下面：

一、附近五村農戶自耕和租種的比較（一九三三——一九三六）

類別	自耕戶數		百分比		租種戶數		百分比	
	一九三三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三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三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三	一九三六
富農	五五	五七	五〇·五	五三·三	五四	五〇	四九·五	四六·七
中農	七五	七五	三七·一	三八·九	二七	二八	六三·九	六二·一

二、各類農戶自田租田比較

貧農	一二六	二二七	三三・五	二二・七	三七七	四三三	七六・五	七八・三
合計	二四六	二四九	三〇・六	二九・六	五五八	五六一	六九・四	七〇・四

類別	自田畝數		百分比		租田畝數		百分比	
	一九三三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三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三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三	一九三六
富農	一、一八二・三	一、二五五・五	四〇・八	四〇・八	一、七二二・一	一、二七五・五	五九・二	五九・二
中農	七四八・五	六七三・〇	三〇・三	二九・七	一、七二九・五	一、五九四・三	六七・二	七〇・三
貧農	五〇九・八	五二五・〇	一八・一	一七・二	二、三〇六・二	二、五三〇・七	八一・九	八二・八
合計	二、四四〇・五	二、三三三・五	二九・八	二八・七	五、七五七・八	五、七四二・五	七〇・二	七二・五



## 第五章 怎樣搜集材料

永明調查農村的成績並不能算壞。他回到學校後，在學校裏新設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會的座談上，關於他的調查就做了一個很有系統的報告。

他最後的結論特別鄭重地指明，農民對於某種空洞的跟大眾生活沒有多大關係的「救亡運動」，並不感覺興趣，這絕對不能說他們是混蛋，更不能像一些自命不凡的理論家，公開誣蔑農民甘願做漢奸。「他們所需要的」，永明加強他的語氣說，「不是一種空談，因為空談只有吃飽了飯才能辦得到。他們所急迫需要的是一種實際能夠救我們的民族，同時又能救他們自己的運動。我現在深深地知道，救亡運動而脫離大眾生活的改善，那末

這種運動決沒有勝利的可能。同時我們又應當指出，我們必須告訴農民和一切勞苦大眾，他們不要近視，他們應當看清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大眾的剝奪，儘管它們多半是間接的，無形的，然而它們的酷辣，實在是足以致中國大眾於死命。這裏我們似乎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從經濟的部門來研究，中國的大眾必需參加救亡運動，因為在民族敵人沒有被我們驅逐以前，在中華民族沒有得到獨立與解放之前，大眾生活的澈底改善，是無從談起的。然而同時救亡運動又必須跟大眾生活改善的運動聯繫起來；救亡運動而不顧到大眾生活的改善，那末這種運動就無法保證絕大多數人民的參加，也就不能保證民族解放運動的最後勝利。」

研究會的同學靜聽着永明的報告。大家感覺到有些驚奇；驚奇永明在這幾個月的非常注意研究工作以後，見解果然卓越得多了。大家不敢再對



永明訕笑，永明已經用了自己的努力報了不必要報的仇。

過了幾天，永明因為有個機會可以進行工廠工人生活狀況的調查。這次他所調查的，祇是一個概況。結果，他對於勞工的生活以及他們對於救亡運動的態度，得到相當深刻的了解。他在這裏又真切地感覺到勞工集體力量的偉大。他們是本能的先鋒隊，永明肯定地想。

\* \* \*

陳教授看到永明對於實生活的了解益發感覺到興趣，使他感到了一種『爲人師』的真摯的快感。他覺得永明不是一個蛀書蟲，同時又不是閉了眼睛盲撞的實行家。他把一種大的希望寄托在永明身上。

永明，你研究經濟問題能夠多多做實地的考察和調查，當然是非常緊要的。比方你在家鄉做了農村調查，回到上海又能做工廠調查，從這裏

你可以直接地得到許多活的真切的材料。不過你在另一方面，你也不能看輕人家的經驗和知識，這些經驗和知識都在人家的文章裏書籍裏記載着。你得珍視人家的經驗，因為這能省了你許多時間，精力，特別重要的，你從人家的經驗裏面學習，就可能避免重新犯人家的錯誤。」

「我們要怎樣去找好的間接的材料？找些什麼材料？」永明問。

「第一，你每天總要仔細看報紙吧，」陳教授答，「那末，這些報紙就是你非常豐富的材料來源。」

「報紙我是每天看的，不過我沒有想到去好好運用它。陳先生，你看我們應當怎樣整理報紙的材料？」永明說。

「我們第一着，先要確定我們要用那幾種報紙。就中國經濟的材料來講，我覺得國內有下列幾種報紙比較上是可以找到些材料的：上海方面：



申報，大公報，中華日報，生活星期刊；華北方面：天津益世報，大公報；華西方面：重慶商務日報；西北方面：陝西的西北日報和甘肅的新陝日報；華南方面：有香港的工商日報，廣州的七十二行商報；廣西的南甯民國日報等等。」

「第二步呢？」永明問。

「第二步我們要確定我們到底要用那幾方面的材料。我們在事前把我們要用的材料分成若干類，這樣把剪下的材料貼好，歸入各類。這樣以後查考的時候就非常容易。比方我們把中國經濟方面的材料分成下列幾類：

(一) 總類 (二) 社會經濟概況，(三) 自然地理，(四) 社會問題，(五) 失業，(六) 列強投資，(七) 華僑，(八) 毒物。

(九) 農業 (一) 農業概況，(二) 農業團體和會議，(三) 土地，(四) 租佃制度，

(五)水利，(六)農業經營，(七)雇農及苦力，(八)蠶桑，(九)農村副業，  
(十)糧食問題，(十一)棉花，(十二)農產品及其運輸，(十三)災荒及救濟，  
(十四)農民組織及運動，(十五)墾殖，(十六)林業，(十七)畜牧，(十八)農  
村改良運動，(十九)兵差及勒索，(二十)農民生活，(二十一)地主豪紳，(二  
十二)漁業，(二十三)合作。

(三)工業 (一)工業概況，(二)工業團體及會議，(三)電力，(四)機器，(五)  
煤礦，(六)其他礦冶，(七)棉紡織業，(八)絲紡織業，(九)其他紡織業，  
(十)麵粉業，(十一)飲食業，(十二)火柴業，(十三)化學工業，(十四)建築  
材料業，(十五)捲煙業，(十六)手工業，(十七)其它工業，(十八)勞資糾  
紛，(十九)勞工生活，(二十)工廠檢查，(二十一)資本家。

(四)交通 (一)交通及運輸概況，(二)鐵道，(三)公路，(四)航運，(五)商  
港，(六)郵電，(七)航空，(八)其它交通。



(五)貿易 (一)貿易概況，(二)貿易團體及會議，(三)對外貿易，(四)國內貿易，(五)貿易政策，(六)商業糾紛，(七)物價。

(六)金融 (一)金融概況，(二)幣制，(三)銀行，錢莊，(四)典當，(五)農村金融，(六)交易所，(七)匯兌，(八)保險，(九)地產。

(七)財政 (一)財政概況，(二)中央財政，(三)各省財政，(四)市縣財政，(五)關稅及關稅，(六)鹽務及鹽稅，(七)統稅，(八)雜稅，(九)田賦，(十)內戰，(十一)外債，(十二)獎券。

(八)特殊問題 (一)中日經濟提攜，(二)國民經濟建設……

(本表根據上海文化資料供應所和中國經濟情報社的剪報分類法)

『永明，我現在來舉個例子給你看看。比方，今天我們接到許多報紙。我先得把它們全部看過，把要用的材料，按照剛才我們所說的分類，分別記起來。然後把它們一張張剪下來，假使講究一點，還把剪下的材

料，一張張貼起來。最後把貼好的材料分類放好。

『這樣做的結果，我們得到下面許多很有用的材料。永明看看吧。』  
永明把陳教授一部份已經整理好的材料，一張一張地看下去：

### (一) 總類

#### 一·社會經濟概況

豫北濟源調查記：『濟源通訊：濟源位於豫省最北部，與山西僅有一山之隔

……』(天津益世報，七·一八。)

#### 三·社會問題

人力車委會不准續辦登記：『特區人力車公會，前因車夫人數銳減……』

(申報，八·四。)

京市府勘定棚戶遷移建築地點：『京訊：京市棚戶，散處各地……』(上海



中華日報，八·四。

### 五·列強投資：

日在滬擬設大銀行：『上海航訊：據經濟界傳出消息，日新任大使川樾抵滬後……』（重慶商務日報，六·二七。）

日決擴充津青兩鮮支行：『華聯社念八日天津電：朝鮮銀行天津青島兩支行，近爲適應……』（上海民報，七·二九。）

漫遊歐美歸來陳光甫氏消極：『漫遊歐美歸來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氏，以與美國大宗借款進行不順利……』（上海日日新聞，七·二八。）

### 六·華僑：

華僑數字：『南京一日電：外部據檀香山領館報告，近經總查結果，在檀香山華僑總數二萬七千二百六十四人……』（天津益世報，八·二。）

凌冰談赴滬經過，傳選排華係出誤會：『南京電：赴滬考察團團長凌冰，廿

九晨抵京，即到外交部辦公……」（香港工商日報七·三〇。）

### 七·毒物：

滇省開始二期禁煙：『昆明通訊：查本省因土質氣候，宜於種煙，以致十餘年來……』（中華日報，七·二六。）

## （二）農業

### 一·農業概況

湖北農村雜寫：『應城兩日記（下）膏鹽概況：膏鹽為應城特產，每年輸出總值約在三四百萬元……』（申報，八·一。）

### 五·水利

滬銀團投資建築陝省三渠工程：『陝西省政府為舉辦興渠工程以利灌溉，而救旱荒起見……』（上海大美晚報，八·三。）

水利捐徵收十三年查不出用途：『常熟通訊：江蘇常熟縣七區沙洲市田畝，



每畝帶征水利畝捐一角，歷時十三年……」（生活日報，七·十二。）

時評：華北水災與水利問題：「近五年來，遍佈全國的大水災兩見，而遍佈全國的旱災一見……」（申報，八·二。）

## 十·糧食問題

港匯雖跌米價仍高：「本省因時局不定，港紙市價，突飛猛漲，影響物價高昂……」（香港工商日報，七·三。）

京市糧食現況：「南京電：市糧食公會息，本年小麥收穫極豐，來京麥船及購麥客商甚踴躍……」（申報，八·三。）

日停購澳小麥，中國小麥暢銷：「日本經濟界以對澳經濟報復爲中心，從事購進澳洲小麥……」（上海日日新聞，八·一。）

## 十一·棉產

津市日商調查冀省棉產：「本市消息：本市日本東洋株式會社調查我國各地

棉產狀況……」(天津大公報，八・三。)

華商方面ニ於ケル本年度棉作豫想：『邦商側の本年度棉花作付反別及ビ收穫豫想ニ就イテ……』(上海日報，七・三〇。)

#### 十四・農民運動：

定海縣デ鹽騷動『警官隊ト鹽民ガ大衝突，全縣城恐怖ニモマル……』(上海每日新聞，八・二。)

### (三) 工業

#### 一・工業概況

入夏以來，滬市工商業稍見發展：『據本市工商界方面消息，兩三年來，本市工商各業，因受……』(中華日報，八・四。)

省府設立工廠管理委員會：『廣州專訊：省府主席林雲陔體察粵省民情，此次粵局奠定，余總司令決定……』(香港工商日報七・二九。)



## 二·工業團體及會議

李德軒朱敬等反粵主持機器工會；『中華全國機器工會廣東機器總會等，自前數年林翼中強姦民意……』（香港工商日報，七·二九。）

## 四·機器

日本發動機運銷長江流域：『隨日本重工業品對華輸出躍進之機運，日本岡山縣內燃機關工業組合，依外務省並商工省之慫恿……』（上海日日新聞，八·四。）

## 六·其他礦冶

陝縣瀘池新安礦產概況：『新安煤田：（一）位置……』（河南民報，七·十四。）

港煤油公司輸油入粵發生問題：『專訪：陳濟棠霸據粵省時期曾藉某種應急問題，向本港三大煤油公司借款三百萬元……』（香港工商日報，七·二七。）

## 七·棉紡織業

上海日商紡績上半期業績：『利益率平均激增，受幣制改革影響……』（上海日日新聞，七·二九。）

紗業前途黯淡，實部統籌挽救：『實業部鑒於國內各華商紗廠，深受外紗壓迫，前途異常暗淡，華北方面幾將完全破產……』（中華日報，八·五。）

## 八·絲紡織業

無錫紛設小型絲廠：『無錫通訊：本縣各絲廠一部份業已改裝新式絲車……』（上海大公報，八·三。）

## 麵粉業

麵粉業表示應當制止華麥出口：『日方最近在我長江一帶，農產品購買大量小麥……』（中華日報，八·五。）

津市麵粉交易所開創立大會：『本市消息：津市商界鉅子張品題楊西園等發



起組織之麵粉交易所，資本已募足二十萬元……（天津大公報，八·三。）

十九·勞資糾紛

鴻興廠糾紛未息，廠方拒絕工人膳食：『法租界菜市路鴻興襪廠全體工人自

經市黨部勸導先行復工後，……（上海大公報，八·三。）

鴻興襪廠工人今晨又起怠工：『本埠菜市路鴻興襪廠前因開除工人致引起全

體工人發生罷工風潮。……（大美晚報，八·四。）

#### （四）交通

##### 二·鐵道

建築京衢路借款卅萬鎊：『本市消息，中英庚款會昨晨九時在銀行俱樂部公

開第四十次全體董事會議……（上海大公報，八·四。）

蔣注意粵漢鐵路，曾養甫由韶飛滬：『廣州專訊：鐵道部自將粵漢鐵路南

段，株韶，湘鄂等三段合併組織……（香港工商日報，七·九。）

### 三·公路

江浙公路又完成三支線：『中央社上海一日電：江浙兩省公路交通，自滬杭，錫滬，蘇嘉等幹路通車後……』（上海大公報，八·四。）

無錫路工發生暴動：『無錫快信：蘇錫公路無錫段築路工人，昨因強借民房未遂，毀局毆人……』（上海大公報，八·二。）

### 四·航運

姚伯龍日內赴粵組航政局：『南京電：交通部令派姚伯龍為廣州航政局長……』（申報，八·一。）

永明很仔細地翻閱陳教授的剪報材料，他欽佩得什麼似地對陳教授說，『我一定要學你做這樣有系統的剪報工作。』



『是的』，陳教授答，『這種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不過同時也是非常艱苦的。這一類的事業非用集體的力量是辦不好，而且實在，也是辦不來的。當然，個人也可以做剪報工作，不過個人所能做的，範圍一定不會很廣，材料一定不會很多，而且在工作效率上也一定不見得高的。上海現在有個文化資料供應所，他們就集合着幾個朋友，用集團的辦法，搜集很多材料，加以整理供給一般研究各項問題的人的參考。什麼時候有便，我可以介紹你去參觀一下。他們搜集材料的辦法是比較科學的，所以他們所取整理出來的材料，也比較可用。』

『我們大規模的剪報工作當然幹不來，小規模的我想可以來試試。陳先生，你覺得怎樣？』永明問。

陳教授點着頭說：『你的話很對。我具體建議，你們的中國經濟問題

研究會應當可以進行這個工作。你們只要訂幾份比較重要的報紙——我上面已經舉過的報紙，分工閱讀剪貼和分類。不過，永明，報紙的材料固然很新鮮很重要，然而往往缺少系統，有時還不很可靠，所以我們對於雜誌上比較有系統的材料，也得用科學的辦法去搜集。」

「對極了，你說用什麼方法來搜集？」是永明的問話。

「好罷，假如你要詳細明瞭這些，我就乾脆地陪你到剛才說過的文化資料供應所去參觀一下，這樣你可以窺其全豹，同時可以跟那裏面的職員討論討論。」

陳教授就馬上陪了永明趕到文化資料供應所。一個壯健的男子出來招呼他們，他不多話，只扼要地清楚地答覆永明所問的問題。

永明看見他們所搜集的報紙非常之多，整理的方式跟陳教授對他說的



差得不多，不過範圍是更廣泛了，包括着國際的政治經濟，和國內的政治和一切社會問題。材料按月按類歸開，要用的時候非常方便。現在永明特別注意他們用什麼方法整理雜誌材料。關於這個問題，他問那辦事員。

『關於我們的雜誌材料現在還是很不夠的。定閱和贈送的雜誌大概有一百種上下。大部份舊的雜誌，我們已經都把牠們拆散了，各期雜誌裏面的有用的文章，我們都把牠們留下，沒大用的就丟掉。有用的文章，也分類保存着，分類的辦法也是按照報紙的分類法。』

『至於最近的雜誌，』那位辦事員一邊接着說，一邊去拿幾本厚厚的硬簿子來，『我們把各種雜誌中的有用文章分門別類登記在這些簿子裏。什麼人要參考雜誌材料，就用這個簿子作爲嚮導，按他所要用的類別去找他所要用的材料。比方，你要找農業方面的材料你就翻看這一本登記簿，』

那位辦事員就把簿子給永明。

「假如你要用農村副業方面的材料，那末你就從這裏找到你所要用的題目，再到書架子裏去找你所要用的雜誌和文章。譬如這裏所列的有：

類目	作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次	出版年月日
養蜂問題	章元章	農報	二·一	三	二四·一·一
養雞問題	黃異生	農報	二·三	八	二四·二·三〇
河北任邱縣農村副業的今昔觀	和泰	東方雜誌	三·二六	六	二四·八·一六
蘇州光福農民之副業	趙丕鍾	農報	二·二七	九六	二四·九·三〇
杭縣扇業調查	徐德瑞	實業統計	三·五	一三七	二四·一〇·一
鄆陽種烟農民	沙芸	中國農村	二·二	六三	二五·二·一
餘姚的鹽民生活與鹽湖	叔範	東方雜誌	三·三	一〇三	二五·一·一六
江蘇省農村副業之新努力	陳一	農行月刊	三·一	三	二五·一·一六



你看到這些題目假如認爲對你有用，那就按照各該雜誌的卷數期數和頁數去找。」

永明好像突然發現了從未發現過的富源，他盡力要去開發。他翻閱着各類問題的雜誌材料登記簿子。

「假使我們做些雜誌材料的整理工作，你看可能不可能？」永明問那位辦事員。

「有什麼不可能呢？」那位辦事員回答，「最初進行的時候，規模不妨小些，選幾種對你研究工作最有用的雜誌，進行分類的登記。這件事比剪報工作要輕鬆得多，就是不用集體的力量也是可以辦到的。至於定購雜誌，我想你們可以合幾位同學，有計劃地分訂幾份，共同參考。最好你們請圖書館裏的辦事員進行這種登記工作，即使不可能，你們自己也可以根據圖書館所有的雜誌，進行這步工作。」

## 第六章 中國經濟性質座談

一個風和雪的晚上，永明他們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會今天舉行關於中國經濟性質的座談。出席的朋友除了研究會會員而外，還有陳教授和兩位陳教授的朋友。

『今天我們要討論中國經濟的性質問題，』永明今天被推為座談會的主席說，『這是我們上次座談會所決定的。這個問題可以說是研究中國問題時的基本問題，中國社會改造的途徑都要看這個問題怎樣解決而決定。今天，我們還是照上次座談的規定，先請陳先生做一個明確的報告，然後各位提出意見來討論。』



陳教授在鼓掌聲中開始他的報告。

「我今天所報告的，可以說是非常簡單，可是，我願意把我們對於中國經濟性質問題所要注意的幾點，都扼要地提出，然後請大家討論。

「第一，我先簡單地說一說中國社會在帝國主義侵入以前的特性。在帝國主義沒有侵入中國以前，中國已經不存在典型的封建制度。在那時我們可以看出兩個特點：

(一)土地當然是決定的生產要素，不過當時中國的土地已經不像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社會裏面不能自由買賣，可是在本質上他們對於農民高度的收奪，還沒有改變封建社會地主的性質。在那時，有錢的人，無論是官僚或是商人，都願意購置田產，身為地主，坐靠收取高度的地租過活。這些地主在農村裏面當然是一切社會經濟生活的主人，他們對於農民是有

控制一切的權力，他們簡直是「皇帝」在鄉村中的代表，同時在實際利益上講，「皇帝」也就是他們在政治上的代表。

(二)當時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非常猖獗。這一點表示一切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的特性。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是資本的兩種原始形態，牠們破壞社會的生產，同時牠們自身又建立不起新的方式的生產。牠們在小生產統治的社會裏面，把貨幣財產集中起來，牠們吸盡小生產的膏血，使他們根本上不能改良他們的生產。牠們在中國所造成的只是經濟上的頹廢和政治上的腐敗。假如中國在那時存在着別種有利的條件，使近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可能產生的時候，那末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在中國倒變成了產生新生產方式的槓桿了。可是，不幸得很，中國社會那時內在的和市場的條件都不夠滋生一個近代的生產方式，因此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



這一對孿生兒在中國便成爲一對狠毒的魔鬼。在那時候，高利貸事業和小資本的買賣是興旺得很，可是在那時候並沒有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第二，我們要一般地說一說帝國主義的侵入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經濟生活的影響。不消說得，帝國主義的侵入落後國家爲的是要使後者變成牠自己商品的尾閘，原料和廉價勞動力的來源，特別是要使後者變成牠資本的接納場所。所有這些目的只在於增加帝國主義國家資本家的利潤，擴大那些宗主國家的生產，特別是要擴大再生產牠那行將沒落的資本主義的體系。

「我們不能否認，帝國主義資本在落後國家的活動，一面又促進了那些落後國家資本主義的誕生和成長。這在一方面雖然擴充了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另一方面却又造成牠自身的「對頭」，因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隨

着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顯然會給宗主國的母體一種重大的威脅。所以就宗主國資本的主觀上講，牠一般地是要阻止落後國家民族資本的發展的。英帝國主義的統治印度是個很好的例子。英帝國主義束縛和阻止印度民族工業的政策，以英國資本侵入印度起，直到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爆發時止，都是一貫地執行着。大戰勃發以後，英國資本因為要對抗日美兩國對於印度的影響，同時還因為其它政治上的因素（如印度農民暴動，士兵叛變，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回教同盟跟印度國民會議派的聯合等），就相當地放鬆了對於印度土著資本的箝制。不過英帝國主義對於印度的民族工業却始終保持一種敵意，英國在印的金融資本，運用牠們在印各種有利的條件向印度民族工業進攻；尤其是從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年後，英國全部資本打進印度民族工業，更進而統制民族企業的政策，進行得格外認



真。從一九二六到一九二八年，多數印度人經營的企業都破產了。這到底爲什麼呢？原因很簡單，牠們受不住英國雄厚資本的壓迫，牠們絕對夠不上跟那些有雄厚的金融資本爲背境的英國企業相競爭。

「帝國主義的資本雖然一般地阻止民族資本的發展，然而牠們對於落後國家原有的經濟却要盡量的破壞。自然，這種破壞工作，決不會來「成人之美」，替民族資本造成正當發展的基礎，相反的，牠們破壞殖民地半殖民地自然經濟的目的，是在替自己打好出路。換句話說，牠們只想怎樣擴張牠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市場，怎樣可以利用殖民地大衆的貧困化和無產化，來保證牠們得到最便宜的勞動，同時怎樣可以造成種種有利的條件，向落後國家輸出牠們過剩的資本，取得高額的利潤。

「所以，我們關於帝國主義的侵入對殖民地經濟的影響，大概可以歸

納到這樣幾點：第一是破壞落後國家原有的經濟秩序和生活；第二，加強外資對於殖民地大眾的剝奪，而使大眾的生活更加窮困，更加悲慘；第三，牠在客觀上會促進落後國家資本主義的生長，不過在主觀上，牠是要用盡方法，阻止土著資本的發展，絞殺各種民族的企業。這種情形在帝國主義已經到了沒落的階段，特別來得顯著。

『第三，我們要說到中國民族資本的買辦化。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中國國民經濟加深對帝國主義的隸屬是個同一的過程，這是中國近代經濟生活的一個特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中國的發生和發展自始就沒有獨立的性質，牠就是帝國主義資本侵入國內的結果。

『外國資本在十九世紀就已經部份握有中國經濟的支配權。前世紀末葉，中國的對外貿易已經可以有過大的入超，一八九九年的對外貿易總額



是四六〇、五五三、〇〇〇兩、其中輸入佔二億六千四百萬兩，輸出是一億九千九百萬兩，當時棉織品的輸入佔到全部輸入的百分之三十九。這表示什麼呢？這就是說，中國在那時已經做了國外商品的廣大市場。

『論到海洋和內河的航運，那更不消說了，在前世紀末，中國的航運差不多已經操在外國資本手裏，中國的船隻只起些補助的作用。鐵道建設權完全操在英俄德比法美等帝國主義手裏。在金融財政方面，外國銀行已經握得支配權，牠們在中國的國際借款中，在對外貿易中，在發行紙幣中，爭取牠們優厚的利潤，擴張牠們的統治地位。在那時候只有礦業和輕工業方面，中國的土著資本還佔有相當的優勢。』

『一九一四年放起第一聲大炮的世界第一次大戰，一方面給日本在遠東的發展一個無上的良機，同時又推動了中國民族資本的成長（所以可憐

得很，今天中國還有些傻瓜還在熱望一個類似第一次大戰的戰爭，他們認為在那時中國國民經濟又可以突飛猛進；他們不知道，假如第二次大戰在現存條件爆發起來，中國早給我們的民族敵人一口吞掉了。在那時期，尤其是中國的紡織工業發展得飛快，紡織品的輸入頓然減少下去，新式的紡織工廠固然很快地增加起來，就是手工工廠式的企業也像雨後春筍一樣到處滋長。這就是所謂中國民族工業的黃金時期，也就是中國的民族資本在歷史上最是趾高氣揚的時期。在那時，中國的民族資本是可以稱頌的，牠顯出牠獨立的崢嶸頭角，一面對於帝國主義的資本起相當的反抗作用，一面對國內阻礙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封建殘餘，給以重大的打擊。

『然而中國民族資本這光榮的瞬間不久便煙消雲散了。雖然這種英勇的傳統在此後的許多政治運動中還表露出一點遺跡，但是經濟上，因為大



戰過後歐美資本的對華重振旗鼓和日本資本的加緊侵害，民族工業就呈秋風落葉之概。當然這其間有一部份工業還有相當的發展（像棉紡織業，絲業等），可是到了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來，特別是東北失陷，華北大好河山失了屏障以後，這些脆弱的民族企業就不得不遭到其最後沒落的厄運。在這期間，民族資本差不多已經完全失去了獨立發展的可能；同時國內革命勢力的發展，又剝奪了民族資本反抗外國資本和削弱封建勢力的最後的勇氣。結果怎樣呢？我們的民族資本爲要維持其豐厚的利潤起見，爲要令其自身的存在不受致命的打擊起見，它就不得不收束起英勇的獨立旗幟向外國資本投降，向封建主義妥協了。

『中國的民族資本逐步逐步地向外國資本投降，結果它只做成帝國主義在華流轉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它所能得到的好處也就是外國資本在中國



大衆身上所取得的額外利潤的一部份——「買辦利潤」。中國民族資本這種買辦化的過程，在這次世界經濟長期恐慌跟蕭條期內發展得特別顯著。恐慌的狂飆，把所謂真正的民族企業，吹得烟消雲散。幾個碩果僅存的「民族」工廠不是給外資收買，便是抵押給國內的銀行資本。國內買辦性的金融資本一天天變成中國「民族」資本的支配形態；中國整個的經濟生活就主要地透過這種「金融」資本，把支配權交給帝國主義。

「中國的買辦資本一面投靠帝國主義，過一種頂無賴的生活，一面却與國內封建勢力澈底妥洽。牠們爲什麼會妥洽呢？第一從經濟上看，民族資本本身力量非常脆弱（主要是因爲受外資壓迫的關係）已經沒有那種本領，可以摧毀封建的桎梏，自由地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其次，從政治方面看，大衆改造勢力的高漲，使它預感到自身的毀滅已在不遠的



將來，因此不得不跟舊有的統治力量勾結起來。買辦資本跟封建勢力妥協的結果，使原有封建的和半封建的經濟形態攙雜一些資本主義的成份，同時買辦性的民族資本又充分地利用各種落後的剝削方式，爲了保證帝國主義的長驅直入，維持其自身的苟延殘喘，反而顯得耀武揚威起來。

『上面所說的是中國民族資本的買辦化，及其和封建勢力的妥協。現在第四我們要說到封建和半封建勢力的動向問題。』

『中國目前是否還存在着典型的封建主義呢？當然，是沒有的，中國歷史上的典型的封建制度早已給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腐蝕光了，留下來的只是一種破爛而又血腥的殘餘。這種殘餘，在近代的中國已經做了帝國主義的附庸，充當外國資本侵略中國的前衛。在另一方面，中國的封建殘餘，他們同國內的買辦資本已經建立起最密切的關係，他們一小部份已經

自身做了資本家（比方許多軍閥兼辦實業和銀行；許多地主投資實業做了大股東），其餘的也接受了這種買辦資本的資助。因此一般講來，封建勢力跟買辦資本，不僅不在衝突，而是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已經建立起鞏固的聯合戰線，一面效忠於帝國主義勢力的支配，一面宰割農民大眾的血汗，阻滯生產力的發展。國內封建的殘餘，就在這些條件之下，牠本身的性質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換句話說，牠們已經不像外國資本未侵入以前一樣，具有那種樸素的性質，現在牠們已經跟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資本發生最密切的聯繫。農村有許多新興的地主，他們不是和城市資本具有最好的關係，便是本身在城市中就是工商企業的主人。

『同時我們又不能否認，中國的封建勢力有一部份的確是在沒落的過程之中，有些孤立的中小地主在農業恐慌一天一天深刻的情形之下，牠們



的力量在一天天衰歇。可是跟着起來的，不是像正常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是農民的经营，或是大地主的企業，而是許多許多新興的專靠收租爲務的地主，這種地主現在就是中國農村中直接的主人，他們在農村中的經營方式多半還是半封建的，他們對於農村大衆的剝奪，也是取一種毒辣的落後的方式。

『現在我把上面簡單的報告做一個總結：我們已經知道，帝國主義的資本已經掌握了整個中國國民經濟的支配權，這種支配有的採取直接的方式，而多半還是透過中國的買辦資本跟封建勢力間接地實現出來。中國的買辦資本跟封建殘餘在帝國主義的指導之下，已經結成聯合戰線，共同對付下層大衆。買辦資本和封建殘餘之間雖然存在着矛盾，可是這種矛盾已經給整個統治與被統治階層之間的矛盾掩蓋了。中國的民族資本大部份已

經買辦化，就是留下些獨立的民族企業家，牠們也已經失去了對抗帝國主義和削弱封建勢力的力量，他們只是靠着對勞動者的野蠻的剝削，維持他們脆弱的存在。至於國內資本和封建勢力對於農民的支配，正採取種種原有的或是「改良了的」半封建方式，在外資的箝制底下，半封建的勢力固然不能而且不願變成近代的資本勢力；就是土著的資本也還是沿用舊式資本（即商業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方式並不向近代的資本主義生產前進。因此，全中國的勞苦大眾，他們雖然都是無產者或者半無產者，可是他們終不能大批地走近資本主義的生產之門，而終於陷溺在半農奴半奴隸式的生活之淵裏。所以中國經濟的性質，可以說是在帝國主義的支配之下的半封建經濟。我的報告就這樣結束。」

『現在陳先生的報告已經完了』永明以主席的資格說，『陳先生在這



樣冷的天氣起來詳細地指導我們，我們同學實在感謝得很。現在各位有什麼問題，請提出來討論。」

有一位同學發問：「陳教授在剛才報告的結論裏面，告訴我們中國經濟是一個在帝國主義支配之下的半封建經濟。現在我們要知道，什麼叫做半封建，牠和完全的封建制度到底有什麼不同？」

「這個問題的確是非常重要的」陳教授回答，「半封建的經濟當然同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同，同時也跟完全的封建經濟不同。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是經濟的高度商品化，是生產手段所有者（資本家）和工資勞動者（近代工人）的對立。在完全的封建社會裏面，那就完全不同。第一，封建社會一般地是以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為基礎。封建領主都是自囿於自足自給的範圍裏面，農民更是靠自己的生產，過着他們跟外界隔絕的生活。」

在農奴時代，一部份市場的相當發展，那已經是舊制度崩壞的先兆了。封建經濟的第二個基礎是農民的被束縛於土地，封建的地主只有用這樣的方法才能保證農民的勞動力。在這一點上我們又可以看出資本家的社會和封建社會處於正相反的地位。封建社會要把土地分給農民，使他們束縛在土地上面，不能隨意移動；而資本家社會却要把生產者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變成「自由自在」的勞動者。封建經濟的第三個特點是農民對於地主是有人身的隸屬，地主對於農民的一切都有權力支配。

「當封建經濟在逐漸解體，商品經濟已經相當的發展，這時候就有了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然而資本主義的經濟也不是一蹴即就的，牠要看那個社會的內部和環境是否已經具備了幾種必要的條件（如無產勞動者的陣營，近代的生產組織，適宜的市場等等），而且這些條件也是逐漸成長起



來的。假如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某些條件還沒有成熟，或者已經不可能存在，同時封建經濟已經給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特別是強有力的國外金融資本，很快地破壞了，在那時候，社會經濟的結構一定會融合着封建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雙重的特點，而形成一個過渡的時代。這個過渡時代的性質我們就叫牠半封建的經濟。我們不要忘掉在這個半封建的經濟結構裏面，封建的成份一般地還佔支配的地位。同時這個過渡時期到底有多麼久，那全看那個社會內部和客觀的環境。比方，近代的中國社會，長期逗留在半封建的階段，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帝國主義資本對於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的束縛，民族資本既是透不過氣來，那末半封建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作順暢的發展，便完全是不可想了。當然，中國之所以不能走入資本主

的。實際說來，衰老的資本主義在今日已經不能培養自己的活力，已經很難擴大自身的再生產了。」

陳先生說完以後不久，永明就接着問道：「陳先生已經把半封建的意義講個清楚，我們還要請問半殖民地究竟是什麼？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究竟有什麼區別？還有，中國經濟現勢講話所講的「中國經濟的本質對外是半殖民地的，對內是半封建的」是不是正確？」

陳教授回答說：「半殖民地跟殖民地不同的地方是前者還相當的保持其政治上的獨立，而後者則完全隸屬於某個帝國主義。半殖民地的國家還自成其為名義上的獨立國家，而殖民地就已經完全不成其為國家，此外在經濟的生活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還有重大的差別。當然半殖民地國家在經濟上可以說已經完全從屬於帝國主義上；然而牠比起一個殖民地來還相



當地保留着部份的自主性。中國便是這樣一個從屬於帝國主義同時保留着行政上的獨立（儘管是名義上的）的國家。

『至於所謂中國經濟對外是半殖民地性，對內是半封建性的話，假使不是機械地去了解牠，那就沒有多大錯誤。假使作者的確把對內對外這樣機械地分開，那末我們對於中國的半封建性和半殖民地的兩種性質，就得不到正確的了解。因為我們知道，中國社會之所以逗留在半封建的階段，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是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時，中國的半封建性又保證了帝國主義的統治即加速中國殖民地化的進程。這兩者是相互促進，相互加深，相互滲透的，這就變成對內的同時也就是對外，對外的同時也就是對內了。』

## 第七章 今天的課題——國防經濟

學校裏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朋友越來越多了，中國經濟問題研究會的會員已經從十多個增加到五十幾個。

今天他們要請陳教授演講中國經濟問題。陳先生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作一個短短的演說：

### 我們今天的課題——研究國防經濟

『目前中國情勢的特點是在某帝國主義要想使而且正在使中國從半殖民地地位變成它完全的殖民地，同時，中國民衆的救亡運動正有空前的



高漲，可能發展成全國一致的武裝抗戰。這種情勢已經將一種最重要的任務交給全國的人民大眾。我們要勝利地開展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而取得我們最後的勝利。

『我們研究目前的中國經濟，就應當根據我們全國人民的總的任務規定今天我要做的工作，這個工作就是研究中華民族對敵抗戰的物資和社會的基礎，以便建立起我們的國防經濟。詳細點說，我們今天要研究的課題應當包括下列三項：

第一，帝國主義特別是某帝國主義在如何掠奪我們的領土和資源，破壞我們的經濟壁壘，更進而摧毀我們整個的國民經濟。

第二，在某帝國主義加緊對華侵略之下，中國各個民族和各種社會成份，那些一定會作爲抗敵救亡的主力軍，那些可能參加抗敵救亡的民族陣

線，而那些又定然會參加敵人和漢奸的陣線。

第三，我們要研究中國現有的資源和生產金融的裝置，使牠們怎樣配合着全民族的抗敵戰爭，進行必要的開發和動員，來保證對敵抗戰的勝利。

『到今天爲止中國還有些「金裝」的經濟學者，在背誦亞丹斯密列嘉圖和馬爾薩斯的教條。這些先生們不是有意地在替我們的民族敵人作理論上的辯護，便是在無意之間作成了民族敵人的俘虜。這種現象當然是非常可恥，非常可悲的。然而這種可恥而又可悲的現象，却有牠一定的社會根源。這些高貴的經濟學者到今天還沒有直接接觸到某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大衆瘋狂的掠奪，到今天還沒有聽到和見到中國民衆救亡的呼聲和行列，他們的利益還是安安穩穩存放在銀行和最高學府裏面。他們今天所要求的只



是如何在滔天皇恩之下，讓他們金屋殿堂繼續存在，因此他們願意捧着那些經濟學上的陳言爛說，來討好敵人，包庇自己。他們用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來證明敵人的侵佔我領土，虐殺我人民之爲合理，因爲在他們的眼光裏，日本的向外擴充領土，的確爲了要解決他本身的人口過剩問題。然而誰都知道，日本的人口密度在世界上也並不算最高，牠比起我們中國的有些省份來，非但不較高，而且還低些。同時我們知道日本的北海道，至今還是人口稀疏，毫未開發。日本帝國主義爲什麼不用力開發牠自己人口稀少的領土，來解決牠的人口問題，而一定要武裝佔領中國的領土呢？這一點在我們那些高貴的經濟學者是不會了解的，而且也是不願意去了解的。

『又如，他們否認貨幣權爭奪的理論，來掩護敵人和其他帝國主義對於中國財政金融的進攻。他們認爲過去美國的厲行白銀政策，英國的懲息

我國改行新幣制，乃至日本在華北和上海一帶的發行日本紙幣，都只是商務和金融技術上的問題。他們閉着眼睛否認，這是各帝國主義爲要爭奪我國的貨幣權，更進而侵奪我整個財政金融權的強盜勾當。他們那種庸俗的理論只在掩飾敵人的進攻，減輕敵人的罪狀，結果就會便宜敵人的侵略，鬆懈國內大眾的奮鬥。

「又如他們又用經濟發展程度決定民族興亡的機械理論，來證明敵人滅亡中國是天演的公理，同時中國民族的滅亡，也是「天命所歸」，不可相強。這種荒唐的說法曾經作爲三日亡國論和唯武器論的根據，而毒害了全中國四萬五千萬的人民。他們在表面上好像用社會經濟來解釋民族國家的命運，實際上他們就是最不了解社會經濟的結構對於民族存亡究竟可能發生什麼作用的傻瓜。他們不知道，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儘管先進，然而



假如牠從事於一個侵略戰爭，那末我們就絕對能不說，牠一定是會得到勝利。要不然我們對於美國的獨立戰爭，終究會脫離英國的羈絆，這一點固然不能解釋，同時對於蘇聯在各帝國主義的圍攻之下，竟能驅逐一切帝國主義的干涉軍隊，爭取牠最後的勝利這一回事，更加無從解釋了。

『上面所說的那些經濟學者，他們在主觀上儘管不願做民族敵人的辯護人，然而在客觀上，他們的確在長他人的威風，挫自家的銳氣。

『其次，我們要說到一部份觀點正確的中國經濟研究家，他們站在科學的經濟學的立場，在研究中國社會的結構，說明他的性質，指明中國社會改造的方向，任務和動力。我們認為這種工作是可敬的基本工作，牠對於中國大眾求取解放的運動，的確給予非常大的幫助。我們只有在這種基本的工作得到相當的結論以後，才能正確地規定我們前進的途程，要不

然，我們便像盲人騎瞎馬一樣，前途是非常渺茫的。

「然而我們在今天，當民族敵人正在張牙舞爪，滿想把中國一口氣吞滅，當民衆救亡運動已經普遍全國，向敵人作最後的搏鬥的時候，我們只做了這一部份的基本工作是不是已經夠了呢？我們說，這是不夠的。第一，我們還沒有把國內社會改造的任務跟民族解放的任務，正確地聯繫起來，我們沒有正確地把民族解放的任務擺到徹底解決中國問題的第一位。第二，我們沒有充分地估量着從一九三一年以來中國社會經濟所發生的變化，也沒有正確地估量着國內各階層參加救亡民族陣線的可能。第三，我們沒有充分地指出敵人正在怎樣破壞我們的經濟壁壘，更沒有具體地規定我們應當怎樣積極地建立起我們堅固的國防經濟壁壘。

「第一，爲什麼我們說我們還沒有把國內社會改造的任務跟民族解放



的任務正確地聯繫起來呢？讓我們反省一下罷，過去我們這些研究中國經濟的朋友們，曾經用多少力量，着重地指明，民族解放是解決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的前提呢？我們敢於自己承認，關於這，我們是做得很少的。我們知道這不單是一個疏漏，而且是個嚴重的錯誤。我們試問：在目前中國正從一個半殖民地變為完全的殖民地的時候，還有什麼比爭取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更加神聖，更有決定的重要性呢？我們能夠設想在最大的民族敵人沒有給我們擊潰以前，我們能夠求得全般的社會解放嗎？我們能夠設想在我們最大的敵人得寸進尺，企圖把全中國的人民大眾淪為四萬五千萬奴隸的時候，我們還能夠談什麼徹底改善生活條件嗎？我們知道，這是完全不能的，這不過是爭取阿Q式勝利的幻想而已。恰巧相反，我們主要的民族敵人一天沒有消滅，他們對於我們的生存權便一天剝奪一天，他們對於我

們解放運動的壓迫，便一天兇過一天，因此我們就沒有理由來放過我們民族最大的敵人，關起門來大談其在裏面改造的工作。所以我們應當把民族解放的任務，擺到我們一切任務的第一位。

「當然我們在這裏並不是要把爭取民族解放的任務高高地掉在半空，跟社會改造的任務完全隔離起來。假如我們這樣做，那末我們又犯了嚴重的錯誤了。中國的人民大眾在民族解放的任務沒有完成以前，決沒有可能來澈底解決國內的社會問題，這是完全正確的。然而假如我們由此就認為在民族解放運動進行之前，或是在民族解放運動進行的過程之中，我們絕對談不到大眾生活的改善，那我們對於中華民族就算犯了罪。諸位，你會想像到一個民族解放的戰爭，沒有人民大眾的參加而能爭取到勝利麼？你又能想像到假如大眾的生活不能得到某種程度的改善，他們會來參加民族



的救亡陣線，跟敵人拚命麼？

「在這裏永明君和別的同學過去舉行農村救亡宣傳的經驗，就是勝於雄辯的事實。他們對農民談救國救民，救民族，而農民所要聽的是怎樣救自己；這顯然表示出，不能救大衆的「救國家」「救民族」，大衆是始終不會感到興趣的；而且這種所謂「救國家」「救民族」，也就不是真正的救國家救民族，他們是救不了什麼的。只有在救亡的過程中間，改善人民大衆的生活，才能保證人民的參加這個陣線；同時，只有人民大衆熱誠地參加救亡陣線，民族解放的運動才有發展的可能。這就是民族革命和社會改造之間的正確的聯繫：民族革命是社會改造的前提，同時民族革命一定要社會的改造來充實牠的內容，保障牠的勝利。

「在這裏我們要附帶說到一部份研究中國經濟的朋友對於民族問題確

乎存有一種偏見，這種偏見在今天可以說是非常有害的。他們怕談民族獨立和自主的問題，因為他們怕被貶做庸俗的民族主義者。他們怕說民族革命，為的是他們怕被人家罵做抹殺社會革命的混蛋。他們甚至不敢設想中國是一個國家，是一個民族，他們認為中國只是一個社會，一個由幾個階級和階層的社會。實際上這種了解可以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國是這麼一個社會，那是不錯的，然而中國却同時又是一個民族又是一個具備着各種必要條件的國家。我們不怕中國是一個民族，恰恰相反，我們還誇耀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光榮和優越，我們還熱愛我們的祖國，我們要憑着這種誇耀和熱愛團結起一切人力和物力，來摧毀我們民族的內外敵人。我們認為，我們光榮的民族，我們偉大的祖國，在這一世紀來，已經受盡帝國主義者獸性的踐踏和國內奸細們無恥的污辱。我們熱愛我們的祖



國和民族，決不是爲要擴張自己的領土，侵略別的國家和民族。因爲我們深深知道，一個壓迫別個民族的民族，牠本身決不會是一個自由的民族；這個民族的少數統治人物對外固然要侵略別人，對內還是要壓迫國內的大衆，所以這個民族本身就是在重重桎梏之中。而我們民族的前途決不能是這樣的一個民族，所以我們也決不能做一個侵略的民族主義者，侵略的愛國主義者。

「然而我們還是熱愛我們的民族和國家。我們明白我們是處於被帝國主義支配的被壓迫民族的地位，一個被壓迫民族之受內外敵人的雙重壓迫是無疑的。因此被壓迫大衆首先應當團集整個民族的力量，打擊內外的敵人，以求得這個民族的真正獨立與解放。

「第二，我們爲什麼說我們對於最近幾年來中國社會經濟的變化，以

及國內各階層參加民族救亡陣線的可能，沒有作充分的估量呢？

「是的，我們對於中國經濟性質的研究已經做了些初步的工作，然而我們對於從一九三一年以來，中國社會在急速殖民地化的過程中間，究竟起了什麼變化；各個階層的地位和牠們之間力量的對比有沒有發生什麼變化；這些問題曾經加以精詳的研究和明確的結論沒有？我們敢於承認，那是沒有的。比方我們知道民族資本的陣營裏在最近的確起了很大的變化。從基本的方面看來，民族資本已經失去牠的獨立自存的性質，牠已經充分買辦化了，那是不錯的。然而這種估量在目前可以說是不夠的，特別是在政治意義上說來是不夠的。我們知道，從「一九一八」以來，中國所受某帝國主義在軍事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進攻，已經使得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遇到最後的危機，這其間大部份的民族資本家也早已感到致命的威脅。日本



帝國主義這種瘋狂的進攻，使得中國整個的國民經濟可能完全破壞。結果，民族資本的陣營，在他們沒有重新英勇地參加廣大的抗敵民族陣線之前，只有被打得七零八落，毫無存在的餘地。

『其次，我們再說到民族資本買辦化的問題。不錯，民族資本在外力的打擊之下，只有更加強牠買辦化的企圖。可是，在另一方面這種買辦化的可能却在一天天減少，因為第一，某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統治一天天趨於獨佔，其他帝國主義已經遭受到最後的排擠；第二，某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一天天在採取直接統治的形式，買辦資本的功能在一天天縮小。這樣民族資本在牠買辦化的「順路」上，也碰到了無數的荊棘。

『在這種情勢之下，中國的民族資本甚至於一小部份的買辦資本（尤其那些給某帝國主義以外的帝國主義謀利的買辦資本）對於日本的進攻，

可能不立即投降，而且有參加整個民族抗敵陣線的可能。你看，從某帝國主義對華的武裝走私一天天厲害以後，國內的財政大受影響了，民族企業都要閉歇了，這時候民族資本家也不得不起來作最後的吶喊，組織緝私團體贊助一般羣衆的強制緝私工作，這不是最明顯的例子麼？

「民族資本的陣營已經起了這樣的變化，其它像農村中間的各個階層也都起了很大的變化。就地主而論吧，當日本的軍閥和資本家一步步搶奪我們的領土的時候，農民的土地固然要使他們沒收，就是地主的土地和財產也是朝不保夕。你看，日方在東北的作爲，就是這樣。在那種情形之下，就是最頑固最反動的地主，有時也會參加抗敵的運動。東北有些失了土地的地主，曾經參加甚至暫時領導過農民的抗敵遊擊戰爭，這不又是很明顯的例子麼？其次像農村裏面的富農，他們雖然平時也是要剝削貧農和



雇農的，然而在目前空前的民族使得經濟恐慌更加深刻，這使富農感到無限的苦痛，同時敵人的佔奪土地，富農當然不能倖免。因此他們比起地主來，更有參加抗敵運動的可能。

『我們研究中國經濟的朋友，假如對於這些社會各階層地位的變化，各階層間力量對比的變化，沒有充分的正確的估計，那末我們在建立民族抗敵陣線的時候，就不可能有勝利的前途。』

『第三，我們要說國防經濟中的物資問題。關於這一點，我們過去的研究是更加不夠了。倒是那些落後的經濟學者，他們對於中國的資源問題比較上用了一些工夫。不過，你們要知道，他們的研究因為方法上根本成問題，所以他們研究所得的結論，對於全中國抗戰的任務，往往幫助很少。』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第一要研究敵人怎樣在佔奪我們的資源，支配

我們的鐵路航運等交通機關，怎樣在破壞我們的金融制度，而代之以牠自己的貨幣，牠自己的資本；怎樣在搜羅我們的糧食和食鹽等原料，自己鞏固他們侵略戰線的後方。而同時就是削弱我們的抗敵力量。

『第二要研究中國資源的分配，生產，以及金融，交通運輸的技術機構，爲的是要完成我們經濟上的總動員，保證我們對敵抗戰的勝利。我們要最具體地研究近代的戰時經濟，研究經濟的動員跟軍事動員的配合；研究在總的抗戰戰略之下，人力財力的動員方式和效率，研究經濟動員與改善大衆生活的適當聯繫與相互的促進。這種新的任務我們一定要以最大的力量，最大的胆量肩負起來。這種使命是神聖的，一切研究中國經濟的人員都必須要負擔起來的。

『我們在今天要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那末我們對於上面所說的三個



問題：（一）民族解放跟社會改造的聯繫，（二）各個階層參加民族救亡的可能，（三）經濟的總動員，非澈底加以研究不可。

『這就是我今天所講的，我們今天的課題。』陳教授的講演就這樣結束。



---

書業學自年青

濟經國中究研樣怎

整角叁價實冊每  
費寄加的埠外

印刷者	發行者	著者
生活印刷所	生活書局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錢俊瑞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月九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



活生

\$0.30